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九

序

送何太虛北遊序

士可以遊乎不出戶而知天下何以遊爲哉士可以不遊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遊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遊也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一

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于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尤以天下爲未足而尙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可以不遊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于上國也奔趨乎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



而乞憐膂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奪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旣充則揚揚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爲道後之游者爲利遊則同而所以遊者不同予於何弟太虛之遊烏得無言乎哉太虛以穎敏之資刻苦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修於已不求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遊此人之所恠而予知其心也士之能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二

雄於已自大醜甕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爲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遊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韋陶文必韓柳班馬不止也方且窺闖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遊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明識日長而志日超跡聖人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爲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遊光前

絕後之遊矣予將於是不觀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祖姑也故謂予爲兄予謂之爲弟云

送廉充赴浙西照磨序

皇慶元年春正月國子司業吳澄以疾辭官就醫于江南三月勅國子學生廉充授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架閣命下給駟騎趣就道夏四月充至江南過家省親予留金陵適相值喜充之學而仕也充表愿中昭耽書如理絲射侯必循縷尋緒端括審的試之事雖勞渫不辭使之言善達彼此情未嘗不底于成未嘗不稱人意號才辨者俱讓其能未之或先也予以是

史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三

知充之有用仕其可充勲闕家也不以勲闕進而以學業選異哉憲官之屬此其底職優事簡莫是官若培德植藝莫是官若學矣而仕仕矣而學烝烝然罔已他日勝巨任寔由此基之將光于前勲俾廉氏休聞逾大逾遠其不在充乎不然非予之所幾於充也

送趙仲然赴徽州長樂縣主簿序

新安趙仲然生朱子之鄉讀朱子之書而尤專意於易夫易未易明也羲皇始畫一奇二偶二而八八而八八其圖大不盈尺而天地萬物悉具其中學不至知天者未之或知以之而筮則其用之一端也文王周公本諸

其畫繫之以辭雖爲占筮設事則民用言則聖蘊是以如天如海莫可窺測夫子十翼以來明之者幾何人哉漢魏至唐註釋非一李鼎祚集三十餘家其大槩可觀已宋代諸儒漢唐所未有羲皇之畫邵子明之矣文王周公之易則亦各明其所明明理至程子而極明占自朱子而始項氏平甫宗程而明辭蓋得其六七朱子發祖虞而明象十僅得其一二也朱子非不知象之當然本義惟大壯說象他卦則否豈非以其不易言而不言歟蔡翼朱者也徐翼蔡者也師之所闕亦復闕之近年談象者紛紛愈博愈詳而不免於堯也然則易豈易明

哉予之愚陋有志於斯者數十餘年然默識而不敢一出口蓋在我則未易言於人則未易與言也若仲然者庶幾可與言易矣去年初識於金陵以有行役而不暇於言今年再遇於金陵又有行役而不暇於言不知何時可以竟其言乎仲然昔爲師儒今趨惡地爲小官或疑其下喬而入幽予謂不然易之書言若卑淺而實至高至深易之道雖曰高深而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地無美惡官無大小道固無乎不在至官之日時其飲食適其寢處使邪氣不能沴勿以荒遠而鄙夷其民撫之如赤子治之一如中州內郡心無愧於天地事可質於

鬼神易之道蓋如是憲使鄭公非他使比視其所行必有得焉異日北歸過予予先觀所以能合乎易之道者然後相與共論易之書

送陸教授序

自漢以來郡有文學而以教授名官自近代始蓋授可能也教不易能也呻其佔畢習其句讀授而已教不與焉夫教也者此行而彼效之之謂也虞廷五品之教曰六德六行孔門之四教曰文行忠信文者豈佔畢句讀之謂我國朝設官循唐宋之舊路府州俱有教授予至中朝觀彼所謂教授者聚生徒數十人從事於佔畢句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五

讀雖未能知其教何如而授之職則不曠矣江以南或不能然凡授之事徃徃於教授之下別立一職以掌授且如此教其可知也問教授所職何事則曰吾有政問其政安在則曰稽錢穀也繕治黉舍也夫是二者貨殖家一奴營造家一胥所可辨也而教授之職固若是乎噫總總而是也可嘆已浙西陸君經爲教授敦朴詳謹其始至也士之譁者或侮或慢或笑或嘲而君弗與較越一年翕然定越三年靡然化深者革心淺者革面似若不令而從不言而信非能以身教者歟若是而教其可也彼授者其末耳陸君於財計一毫不私而人服其

棄於房舍一日必葺而人服其才茲其所以不令而從
不言而信也越六年代者至人士愛之敬之如父母而
惜其去華其贈送之言盛其祖餞之禮而君之所以得
此於人也夫豈偶然之故近年繇教授而司民社者率
以貪敗以庸不任事棄君不但善教也而又有政屢攝
州事沉審簡重吏不敢易視充其廉充其才使之從政
也何有教授云乎哉

送程鼎實序

凡冬大雪來歲必大熟松脂入地久而爲茯苓爲虎魄
是何故也陽氣閉藏而不發泄則地厚而生物也茂木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六

之滋液于葉者未易遂則灌注本根凝爲靈藥異草理
固宜也世之賢人君子可以大用而不獲盡其有餘不
竭之澤流衍於後徃徃如此月岩先生程公明戴氏禮
貢于鄉選于上庠裒然爲多士先志行清峻嚴恪不苟
合不輕進而温然四海爲春之意行于萬仞磔卓之間
嗚呼使公而展所蘊名公卿也而被其澤者幾千萬人
而嶽崎歷落年餘五十乃擢乙科官至經府元僚而止
歷數肇始以康寧壽考終嗚呼乾坤龍戰之會鮮或不
傷三百年雨露膏潤之物燁然春榮一旦稿然秋後之
園林蓋天運然而柳子所謂咸宜韓子所譏薄功而厚

賞豈其非耶公歸田山中而家日以肥子孫蕃碩而且
賢公沒之後悉爲當路所禮起家以仕此非公之所留
者乎予公之門人也識公二子矣世孫鼎實教授海陵
官滿而人士稱頌之不渝不墜其家學不忝其世德此
非公之所留者乎嗚呼天之生賢人君子也以爲民也
公抱賢人君子之器百不及試一二今二子諸孫俱有
位方日進而日升一命以上可賜於民小大多寡分數
不同耳公不獲大用於昔日子若孫以之試于今焉此
賢人君子之冑所以繼先志而天所以生賢人君子之
心也其毋曰位不足以行其毋曰時不可以行夫今昔
異文正公集卷之十九

七

殊時而今之民猶昔日之民也夫豈遂忘之哉斯言也
昔嘗聞於公而非迂也鼎實歸尚以斯言諭于父兄
贈鄱陽吳岫雲序

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
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
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
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
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
浸失矣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好何其小用之哉漢晉
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

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跡之遺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於唐餘風猶未泯鄱陽吳正道承家世文獻上篆書不惟筆法之工并究字體之源以所訂偏旁一帙示予予每慨古藝之不絕如綫而忽值斯人焉如之何而不喜之之深耶

贈尹國壽序

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倉史二家文宇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煥煥是故不可以罪掩其功也斯誅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歟七八百年僅見唐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八

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治壹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繁難省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孰肯肯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錄於秦而篆之廢寔亦錄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上饒愚溪尹國壽儒宦名家值世代遷革世官不可復叙圖試吏以庇其身然屢試而屢革既不獲所圖遂專意篆學游士大夫之門得其片文隻字者如寶儻使試吏日勞形於按牘隨羣隨隊役役

焉習奴隸書之不暇雖欲研精心畫尚友古人於千載之上其可得乎然則國壽之不用於時未爲不幸也夫篆書之孤自秦任吏始而國壽篆學之工乃以其不爲吏之故二者之互消長如此夫是學也久則精神則天如其未也亦將齊名於冰鉉而所以光其先世人不潰其家聲者與爲刀筆吏於一時其得喪榮辱豈不相去萬萬哉

贈人之金陵序

金陵東南之都會而秦之前靡聞龍盤虎踞之奇漢末忠武侯實顯其秘時英雄各營窟穴是蓋悠然有觸於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九

心孫氏以來遂成僞霸之居中州衣冠道盡司馬氏搗區區文物寄之一隅自是聲名與中州等故士之游其地者往往徘徊踟躕顧瞻欷歔而不能已其所由來非一日也今四海一家金陵僻在江之濱豪華之迹息狡黠之念絕而詩人墨客之悲嘸模寫亦且竭矣地以時而輕重今金陵豈昔金陵比哉而何汲汲爲斯游也聞之曰士有志天下不有得於昔必有得於今夫昔人興廢之由誠無預吾事若今人休戚之故獨非吾所當動心者乎當今置中書省分治江之南凡三又設御史府於金陵以糾之東南百萬生靈之休戚不係於斯乎吾

將往觀焉予應曰然子之志如是可行矣予數游金陵中州大夫官於彼家於彼者類多才且異子往而觀其人察其行事稽其用心歸以語予其必有以起予也子之志知是行可矣

送鄧性可序

男有分女有歸不必爲已此大道爲公之世也噫不可復見已男女得以及時詩人美之蓋彼二南之化而然大道旣隱二南之化豈常然哉自士無常產雖事育或有所不贍而況於嫁娶乎世有睦婣任恤仁於其類者往往稱爲卓異之行嫁者與錢五十緡娶者與錢三十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九十緡范文正公睦其宗族者如此有能推公此意婣於婣親任於朋友恤於鄉里一如其睦於宗族者焉則及時之幸是亦二南之時也詩人之美奚得以專於昔鄧性可家徒四壁二女皆已笄而字昏期邇只問其所以將者闕如也其宗族果有文正其人乎無也姻親朋友鄉里之間則未必無矣予亦忝朋友之一贈之以財力不昆而與之者薄於是乎又益之以言

爲趙法曹求贖序

楊林趙法曹蕭然家貧女喪未塋余方爲之哀籲于仁人而又條有妻喪何其厄哉噫古傳記所載闕人死喪

事非一不復徧舉余游北方見其喪者一家號慟百務俱廢爨不舉火隣里爲粥爲飯以飲食喪家之人併及遠地來吊之客初死各持衣衾來襚遂歛既歛各持錢財來賻遂塋故雖甚貧之家遭死喪之禍無營辦應接之窘無倥傯缺乏之虞死者易得以全其終生者亦得以專其哀此中州之燉俗也當今風化自北而南法曹其告親戚之舊比閭族黨間將見人人動心垂情如文正忠宣父子而吾鄉之俗卽中州之美於畢二喪也何難之有

贈一飛相士序有詩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十一

予少有狂疾志欲學飛凡可以飛之術每寃心焉或論予曰兩間能飛之物唯羽族飛之最高而奈人者鷹隼鴻鴈若也然鷹隼貪食肉鴻鴈貪食粟苟所貪之食不飽則其飛之力不能以不倦人之飛異於是人孰無骨肉血髓孰不資外物以養能不人於人而與雲霞風飈齊飛必其專乎內遺乎外所資以益吾之身者悉不以溷吾之口澤吾之腹俾吾之骨肉血髓銷爍變化始如未生之嬰兒終如太虛之無有而後倏忽往來飛行於上下四方而無留礙予信其說之然而不能然者不離吾父子兄弟徒侶朋友也是以舍其說而守吾之故躋

其老矣無復有是志矣而夜寐猶或憂飛則少年之宿
染舊習其根刊除未盡也今年七十有六適在京師有
自號一飛之人相邂逅不覺欣欣然悅之因自笑曰吾
之病根豈但於夢境而有未刊除者哉其人善談所識
窮達與其未來休咎如燭照鏡鑑乃爲之喟然嘆曰飛
者善目子以能飛而善相乎騷客有言黃鵠一舉兮見
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觀天地之員方謂其飛愈高而目
之視愈遠也大鵬逍遙九萬里之上下視人寰不啻甕
盎之間百千蚊蚋頃臾起滅其區區之窮達休咎又奚
足云聞華山隱者麻衣道者之流翩翩飛游乎世外雖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十二

不相人而超然神智靡不先知也若猶與世內食粟肉
輩混處塵埃中則如紛紛之蜂蝶款款之蜻蜓雖飛也
而相去地行之物不能以寸詎能納八表於一瞬也耶
子之飛也如之何相者對曰人寓形於走類我人類也
走於地而已常人之走終歲不出門戶或終世不入城
府而我於燕楚齊秦走千萬里如咫尺以走之百當飛
之一亦走類中之飛者爾而必取飛之飛爲喻公言得
無過與予謝曰予休於子之名子今自吐情實予言誠
過聊贈詩一章以釋前之過言

自言逐日走慢訝刺天飛無處不留跡有塵常滿衣空

中懸五眼方外破三機識徧六六善相人誰敢非

贈鬻書人楊良甫序

古之書在方冊其編褰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京師率口傳而學者以耳受有終身止通一經者焉噫可謂難也已然其得之也艱故其學之也精往往能以所學名其家紙代方冊以來得書非如古之難而亦不待傳錄之勤也鈔板肇於五季筆功簡省而又免於字畫之訛不謂之有功於書者乎宋百年間鈔板成市板本布滿乎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不惟是也凡世所未嘗有與所不必有亦且日新月益書彌多而彌易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十三

學者生於今之時何其幸也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事半而功倍宜矣而或不然何哉挾其可以檢尋考証之易遂簡於耽翫思繹之實未必非書之多而易得者誤之噫是豈鈔者之罪哉讀書者之過也汴人氏楊字良甫業鈔賢聖之書市徧致其所無以資學者余嘉其功而慮讀者之或因是而不自勉也蓋欲人人善讀書而得於心則楊氏之功爲不虛

送葉鈞仲游孔林序

盱江陳子實以書抵予曰廣信葉鈞仲湖海士靜德祝君之鄉人而所加禮者將有曲阜之役願有以張之噫

予忝與祝君爲代未及期而君疾不起夫交代之好猶兄弟也生不及識死不及哭悲如之何簡書促起官急予悲未忘而未忍行也祝君不可復識矣得識君之所愛敬者其敢不用情乎哉鈞仲工詩而多藝能挾此以游誰不愛且敬抑曲阜聖師之林廟雖逢盛代褒崇而不免於寂寞荒落也升於其堂豈復得聞金石絲竹之音觀於其鄉豈復得見浴沂風雩之樂孔氏子孫大率類農夫野人有所謂儒見聞染習亦不過南北陋儒俗謬之學問其先世所以得爲萬世之師之由茫然不省其故子之至彼也能無悵然望缺弛然興盡卑陬而歸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十四

乎子如欲觀聖人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具在方寸之內一俛仰間可游也又焉用遠適爲雖然游之必以其道去楊地之輕揚就魯人之質魯此出門第一程也吾語子遊也他日再瞻眉睫瞿然起而賀曰幸哉我子已得遊聖人之門

送皮昭德序

聖門之可使從政者賜之達求之藝由之果也清江皮潛昭德承父澤出仕例當赴省部給使以試其能其行也西江數郡之士相率爲詩文以贈之而請益於予予謂三子之達之藝之果雖未易能而子於國典俱諳曉

亦云達也已於世務俱練歷亦云藝也已於談鋒事機俱敏決亦云果也已概以異代取人之制如所謂言辭之辯正如所謂楷法之遒美如所謂文理之優長靡不綽綽有餘以子之能試於今宜無施而不可予既嘉子之才又嘗進子於聖門學者之列達而守之若愚藝而處之若無果而發之以徐夫如是不矜己以急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是眞可使從政者也而子之登臚仕者有日矣

送羅養正北遊序

廬陵印岡之羅自澗谷翁以有學有文有聲於時其族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十五

說說多聞人往年於金陵識恭有甫得其雜著數十條言當世事一一精實可采時與侍御史程公共觀而稱嘆然而竟韜晦不用以至於今養正能學其家學出爲伯父後其貌若甚愿其言若甚詡退然山澤之癯而孰察其衷謹密縝粟毅於進爲殊不類迂踈之儒蓋羅氏之才子將遊京師興文署丞孔君其嫺戚也昔韓子送董邵南遊河北以爲子之不遇雖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今養正之未遇與邵南惡有異也京師豪俊之林豈無惻然而仁挺然而義卒然邂逅而相勸如故者乎况又嫺戚牽聯援引於其側哉養正之行也予知其必有

合矣

送程平父序

上饒月岩程公徃年官吾郡諸生中特異目予今湖北
憲使郢人公同宗也時亦遊吾郡與予相友善未幾時
章而身遁無從問公安否何如獨憲使出爲時用旣久
乃聞公以壽考終而子若孫能自樹立以昌其家於是
而信盛德之有後越數年會公之子於廣陵學舍又十
餘年於廣陵見公之族孫衡衡賦質溫粹學古近詩五
七言如淡風舞雪令人賞識不盡亦異哉程之族抵於
廣陵植於新安條於江南江北自六朝以來稱著氏其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十六

爲才子也固宜衡方爲當路所愛識學官浸浸向日
長而人不知再以家世名世可也詩一伎爾予視月岩
公猶師今不可見已得見其族之有人惡乎而不喜惡
乎而能已於言哉

送范文孺痔醫序

并詩

痔之爲疾最下而痔之爲醫最上何也其方秘其術奇
而能者鮮也豫章范文孺之於醫外父家之業也七世
其父璿其門傳其業古人稱三世之醫今文孺自外氏
傳其父父又傳之子凡九世矣父子爲人已疾奚啻數
百人去年療吾友其疾甚三月愈今年療吾兒其疾輕

一月愈皆先攻之以毒藥去惡肉然後養之以善藥長
新肉如士之治已去其惡疾而養其良心如農夫之治
田去其惡草而長其良苗如吏之治國去其惡類而養
其良民其事殊其理一也凡有血氣之屬疾雖小不可
有於身况疇之久爲漏漏不已則殺人工於已此疾者
得不爲上醫也哉予愛之重之言之不足而永之以歌
其辭曰

蒙莊超世外有患不到身寓言貶秦醫託以譏時人遑
知血肉軀微苦尤嘯呻安得希文者普救疾疢民

記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十七

瑞鶴記

神阜聖帝之於天也合一而無間後乎天而不違天
先乎天而天不違我凡智足以知天仁足以事天者其
出入往來其游行宴息未嘗不與天俱也凡其日監之
在茲豈徒曰高高在上而已哉古聖人以其知天之智
事天之仁寓之於祀禮升中于名山饗帝于吉土其道
深遠也是以其露降醴泉出朱草生四靈假諸瑞畢應
非偶然而然也誠之感也如是故謂之體信以達順自
祀禮不如古而人主敬天之誠無所寓則專意於禱祠
之官焉祠之儀文各殊而敬天之誠一也今皇帝元年

之春左丞相傳旨命元教大真人吳全節於崇真萬壽宮如其教以舉事而虔告于天有報也有所也告天之辭上自署名省臺近侍之臣肅恭就列罔敢懈怠真人靜虛凝神對越無二朔南元教之士服其服職其職供給于齋宮者千人步趨進退璆鏘以鳴讚詠倡嘆踧蹐以節穆穆以愉夫上皇者靡所不用其極將事之時有鶴自東南而來者三俯臨祠壇飛繞久之乃翱翔而去成事之旦有鶴自青冥而下者二復臨祠壇飛鳴久之乃騫翥而上預祠之臣目觀心異僉欲刻文以彰瑞應既而其事上聞有旨命詞臣撰錄欽惟天子之尊膺天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十八

眷踐天位心與天通若稽諸古一變之樂能致羽物九成之韶能來儀鳳况吾聖天子敬天之誠乎誠心之感何所不至鶴者羽物之族儀鳳之倫其致其來固其宜爾且聞先朝祠事亦嘗臻此誠感誠應今昔同符真人嚴持教法群工恪奉上意有以協一人之誠召靈物之瑞其美不可以不書庸敢誦言聖天子敬天之心推原古聖人知天事天之道而爲之記有見於是心有得於斯道者鏡之哉泰定甲子歲季夏之月望日記

都運尙書高昌侯祠堂記

侯之有祠何也從民欲也侯高昌人合刺普華其號也

至元間受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盜賊益
生塩法梗滯侯初共招討使答失蠻捕戮再同都元帥
課兒伯海牙扞搯遂殄二寇未幾命將出師取海島小
夷以侯有智有勇屬護餉道係至東筦博羅二界中值
劇賊橫截石灣侯語其下曰軍餉重事畏難退避是不
忠也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傷徒步格鬪踣數十
人衆寡不敵爲賊所執賊欲生之侯罵曰吾方岳重臣
豈從汝蠻賊遂遇害至元甲申二月十九日也年三十
有九後三十五年公朝念侯忠節追贈通議大夫戶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高昌郡侯侯之子二長傑文質嘗以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十九

江西行省斷事官監臨抽分舶貨至廣今以通議大夫
同知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侯之孫六延祐
乙卯戊午至治辛酉泰定甲子丁卯至順庚午六科六
孫相繼擢進士其第三孫傑哲篤寂先登科歷陝西江
南二行臺監察御史今以中順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
政廉訪司事廉明寬慈是非有公論循良知勸姦惡歛
迹廣之人士咸謂僉憲祖至孫二世惠于南海前時有
功德者皆有祠是邦矧都運其節表表可無專祠相率
告諸當道而請于僉憲僉憲以爲吾祖死茲土諸孫幸
獲從故老咨詢敢以祠事頌邦人耶聚請不已乃捐已

俸市材木瓦甃儼濂泉學宮隙地一區其廣六尋有四尺其袤七常八尺而贏自創祠堂三間于周元公祠之右翼之以兩廡面之以三門又豎衡門于外癸酉立春日始構踰月告成買田若干畝供春秋時祭契券出納俾之濂泉學司憲椽前鄉貢進士易景升述邦人士之意求文以記予竊聞禮書云聖王之制祭祀以死勤事則祀之侯之捐軀殉國非以死勤事者歟其得祀宜也而祀典出於聖王之制則貴乎有上之命非下之人私自爲之者也蓋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祀死節之臣大禮也不自天子出可乎後世固有民爲官立祠者以其

惠澤在民沒而民不忍忘也此禮律之所無有上之人聊循其情而不禁遏之耳爲人子孫之孝其親自有常祀於家豈必別立非常之祀於官而後爲孝哉夫祀之非常者可舉亦可廢也可舉亦可廢則非祀典之正典者常也祀典祀之有常者也狄梁公名臣也刺魏州而民立祠祀之旣而其子貪虐民毀其祠夫其初之立祀也未足增梁公之重而其後之毀之也爲梁公之辱莫甚焉然則孰若其初無祀之爲愈哉大抵群庶之情惟權勢是趨當其有權勢也諂之媚之何所不至一旦無權勢則不然矣古之君子之圖事也不苟徇於目前而

遠慮於永久僉憲辭邦人士之請是也辭之不可而從民所欲然一爲之自己而一毫不勞費於民其殆庶幾乎兩得其當而予之所期於僉憲者不止是欲推仁宗皇帝視儒爲寶特開貢舉之途網羅天下英俊自設科以來逮元順初元凡六試士而僉憲一門兄弟每科中選才嘗聞歌科名之盛天下無與比雖唐宋極隆之際世儒世將之美及此者亦希冥福之報忠臣也厚矣殊渥之萃一家也榮矣將何以當天貺而答國恩哉况進士所業在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是皆往聖先賢傳道之書書之與旨豈徒擢高科取美仕而已蓋欲其義理明於心德行脩於身政事治於官功業昭於時無少瑕疵有大成立卓卓焉天下第一流使其名聲洋溢乎四海稱譽焜耀乎百代於今於後人人歎羨頌說高昌侯忠節之家之有此孫則所以光於其祖者惡計祠之有無也若夫庸庸碌碌無以踰於中人甚或貽笑貽譏於有識而不知愧近年之以儒科在仕路者大率然也僉憲之家世如此人品如此予固望其偉然異於衆詎肯如是夫

江西廉訪司經歷司廳壁記

風憲之官關係人心世道不小也國朝設官之初各道

有提刑按察司後乃更名爲肅政廉訪其意若曰爲治
一於刑待天下亦薄矣是以不曰刑而曰政政者正人
之不正也政以道之於其先導之而不從則刑以齊之
於其後而豈專尙夫刑也哉濟寧田君贊爲肅政廉訪
司屬官之長參貳得清江范君惇志合德同皆能以淡
泊自持清白自勵于時憲官凜凜有風裁而其屬又如
此於是江西之憲職大振予在山中久聞其風至治三
年春被召過洪以所見徵所聞尤信田君蒞政之署書
正已二字爲扁予見之益加嘆焉夫肅政者固以正夫
人也正人之具有法有制有禁有令能執政者其察或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二二

至於見淵魚其刻或至於窮穴鼠發摘以爲神彈擊以
爲威非不甚可畏也然止姦而姦不止戢貪而貪不戢
將欲正人而人愈不可正何也欲正人而不知正人之
有其本也正人之本安在正已是已先哲嘗言正已以
格物爲御吏之方格云者爲之楷式也已爲楷式以正
夫人孰敢有不正者乎近而正一司所總之府吏遠而
正一道所部之郡縣一皆本諸已也表直則影直源清
則流清其效益不期然而然彼無諸已而欲以求諸人
有諸已而欲以非諸人者曾何足以語此哉若田君可
謂知政之本矣予故爲志其壁以諭夫繼今之君是官

者焉

寧都州判官彭從事平寇記

縣有尉職捕賊舊矣州之判官職如尉國朝制也延祐二年六月贛寧都州寇作判官彭君以運糧留總管府同知州事趙某攝其職從州長出禦寇七月惟已酉朏越五日癸丑趙與寇遇死焉州無鎮守軍官設捕盜之卒不滿百時平秦安武備無一有聞警亟白之府出私錢帀弓箭疾馳而還繕修壁壘越四日丙辰寇逼城下關外民居悉燬君畫計謀懸賞穀弓機砲躬事矢石率民兵出城與之角殺寇五六十收衆而入會總管府長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二三

官至萬戶府官亦領軍至決寇圍入州城慰安人心州之長貳與君及大家分城四面而守決七日壬戌寇退越七日戊辰官軍與寇戰于延福里君率先衝陣發六矢俱殪獲馬二匹寇設伏官軍失利而潰寇復進圍城君竭力守禦寢食爲廢徧告危急于上司糾集兩鄉民兵七千人八月戊寅旁死魄暨巡檢官率民兵屯州城七里外越翼日巳卯寇萬餘人自城下來戰君不避鋒銳而前群衆齊力薄寇殺死甚衆令卒登高麾旗招城中之兵出內外夾攻寇不能支奔散渡溪水漲不可渡溺死過半寇大駭遁去州城再受圍凡十有二日乃解

越四日壬午行省平章政事李公出董師臺憲官咸集
有指揮使有副元帥有江浙省平章皆受朝命來督視
贛州路長官及萬戶六人總六郡兵擣寇巢穴君爲鄉
導首攻援一砦官軍繼進大蹂躪其醜類無遺育渠魁
就擒始班師州人以寧於是州之士民相率造彭君之
庭勞且賀曰君侯勞矣哉寇之圍城經再初守城經七
日君侯之功一再守城經十有二日君侯之功二寇之
交鋒者三出城殺寇小勝君侯之功三射寇獲馬小勝
君侯之功四大戰大勝遂解城圍君侯之功五引軍深
入遂淨寇塵君侯之功六保一城之民得免爲魚肉君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二四

侯之德也救諸鄉之人不化爲鬼物君侯之德也敢賀
矧君侯駐兵之地曰仙亭背俗傳昔有飛仙於此而昇
舉蓋吉地也戰之日寇旣死於兵又死於水若有冥助
然士民願勒石其處以紀君侯之功以無忘君侯之德
君蹙然曰噫僕佐州無狀牧馭乖方弗能先事弭變爲
民父母而使赤子弄兵延及于良民遭殺戮遭俘虜遭
脇從者不知其幾以至攻犯州城震撼鄰境徹聞天京
中外文武重臣下臨退陬動數路之兵然後蕩除居者
疲於供億征者斃於鋒鏑寇之所至軍之所歷胥里隳
藉而不得以天年終者徃徃無辜之人也思之痛心言

之哽咽可吊也而賀焉其敢自以爲功乎士民曰君侯
有功而不居謙矣抑此寇一日未殄則州人受一日之
禍死生所繫而非小小利害也君侯之德其敢忘乎哉
於是予之友前敬浦縣尹蕭君士資具書述士民之意
來徵予文予謂彭君之不居功也其言仁士民之不忘
德也其言義上皆能仁則何至於致寇下皆知義則何
至於爲寇繼自今官吏士民人人爲仁義之人則寧都
爲善地爲樂土矣予亦樂書其美以勸彭君名淑字仲
儀濟南歷城人年少而識高慈敏而廉平爲州人所稱
云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二五

廉吏前金谿縣尹李侯生祠記

予閑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
亦可小試何也縣之於民最近令之福惠所及最速莫
是官若也而舉世瞽瞍孰知其任之爲不輕專務已肥
遑恤民瘠墜闕吾君之德使不得下達愁怨之氣瀰漫
兩間以至上千陰陽之和者十而八九也聚群羊而牧
之以一狼恣其啖食何辜斯民而至斯極於斯之時倏
有人焉慰愜其蘇息之望則民之愛之也烏得不如子
之愛父母哉若金谿縣尹李侯是已尙論邑政之最必
曰五事備予謂簡訟均役二事爾戶墾土闢盜息三者

其效也貪官喜民訟之繁則其需賄之路廣架虛誣告
欣然聽納蔓延歲久而不決受誣之人甚則殞身破家
事冀求直而枉者先有所輸則直者無復得伸役戶議
差之際鬻賣殆徧惟無力請賂者不脫免卽此二端欲
民之聊生可乎侯則不然訟者造庭面詰其故稍涉僞
妄徃徃辭窮或以理感喻之而止所當辨解責之鄉都
縱欲逮問不遣一卒比及至官片言判其是非罔有留
滯雖理屈抵罪靡不心服上司命之鞠訊亦若是戶役
一以貲產高下爲等第來歲之役定於歲杪數戶俱差
則考驗其力以多寡其日分如衡之平無所低昂由是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二六

民不可爲欺而訟自簡吏不可爲姦而役遂均訟簡役
均縣之大綱舉矣此外皆其目也事倘便民諸利畢興
倘不便民纖害必除有闕係於倫紀風教者尤切切富
旣獲安貧亦樂業百里之內太和如春隣邑竦慕恨不
得爲金谿之民侯宰邑凡四初宰華容繼宰臨湘二邑
各處三年如一日後宰高安郡以私而撓縣政矣蒞官
甫七日過棄去金谿之治視華容臨湘無異侯之所以
過人者非他其善有五而廉爲本廉一也明二也仁三
也能四也公五也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爲吏所
蔽所廉何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

取於民不眩於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躡蹠畧無惻怛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於剴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於小疵能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者難矣哉而侯獨兼有之所以卓然爲當今治邑之最歟侯資質美而益之以學公餘手不釋四書喪祭一遵朱氏家禮燕坐之際扁曰絜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踐行絜矩之實者也匪但揭名扁之虛而已在金谿六年其去也士民思其德傳以紀之者數千言詩以誦之者數千首又立生祠于學宮去已四年而復來請予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二七

記將欲壽其祠於永遠予觀漢循吏傳六人始文翁終召父蜀郡南陽世世祠之今侯得此於民與漢之循吏異世同符予素知侯名樂道其善侯各有字仲方平陽人善譽著聞擢典風憲浸浸向顯用或曰侯嘗書廉勤公慎恕五字于壁今稱其廉明仁能公何哉曰彼之所以仁所以公者曰仁曰公恕在其中矣曰明日能侯執謙而不以自居其於五善孜孜勉力而不怠者勤也翼翼小心而不恃者慎也侯之自勵予之稱侯其究一也抑侯之善五而予特表之曰廉吏蓋撫五善之本而云請予記者前縣尉曾文樞暨金谿之士彭瑀

臨川縣尉司職田記

制祿者馭臣之柄也重祿者勸士之經也夫君之馭其臣而必重其祿何也厚之也欲其有以贍於家則可以無所營於私而得以專其治於官也三代以下祿之等差隆殺雖不一而俾居官之人足以自養則其意同也國朝之制凡官於內服者月有俸幣而又有廩粟焉官於外服者月有俸幣而又有職田焉職田之制通行乎天下而亦或無公田可給有所偏頗不能協一上之人莫之知也縣之制尉舊矣官雖小而職則要近年廉耻道喪貪濁成風官資清顯而不能廉者有矣况在庶僚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九 二八

之位者乎田祿豐盈而不能廉者有矣况無職田之養者乎臨川撫州附郭縣也而尉司無職田齊人張雱從事風憲初授將仕佐郎來尉臨川獨潔於群污之中而其才又與其志稱明不可欺毅不可犯盜賊息於境胥徒閑於庭郡縣之獄訟紛糾費爬梳遷延未結絕者上官率命之訊鞫剖疑無所停滯擊強無所畏避審決一得其當廉能之聲遠播已雖能守深慮繼其後者之不能然乃以臨川尉司無公田之故聞於上撫州路嘗增設治中一員後不復設而其所占職田在官行中書省於內給一頃爲臨川縣尉職田從張尉所請也歲收

之米以斗計可三百五十有奇郡府易光鄉士饒宗道
嘉邑尉自守之廉而心公慮遠如是請記其事以貽永
久而田之條段載諸陰碑焉予謂士之廉如女之貞固
已分當然之事雖凍餓迫之刀刃臨之寧死而不改節
豈顧祿之厚薄哉而祿欲其重則君之厚於其臣也君
厚其臣而臣不自勸以報其君者非人類也居今之世
而見張尉其人蓋千百不一二予烏乎而不喜談樂道
之乎世亦間有號爲廉者廉於始而或不廉於終廉於
此而或不廉於彼廉於位卑之時而或不廉於位高之
後廉於得寡之處而或不廉於得多之地斃焉僞廉以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二九

釣名焉耳噫嗜利無耻而眞貪者剽掠之寇也若釣名
無實而僞廉者穿窬之盜也相去迨不能以寸張尉字
志道益都沂州費縣人其籍儒家也諳吏文習國語已
能廉而願人之皆爲廉可嘉已予烏乎而不喜談樂道
之乎

撫州路達魯花赤禱雨記

至順三年六月不雨至于七月水田乾折稻苗萎瘁早
熟之稻僅收已損其半民情惶惶所在禱雨俱未應驗
撫州路元侯塔不歹蒙古人也自總管劉侯致仕而去
郡事叢于一身憂民之憂日不遑食夜不遑寐六月二

十一日以後日領官屬哀籲上下神祇彌旬彌月食素
宿外內訟自責誓不得雨不止迨及七月下旬旱勢愈
劇侯曰吾祈澤于道觀僧寺心慮殫矣崇仁華蓋相山
其山高峻興雲致雨夙稱靈應盍往祈焉乃於二十四
日午離郡行百餘里三更至崇仁縣分遣崇仁令崔顯
詣相山躬詣華蓋山四更而起行百餘里憇山之陰距
山巔四十里而宿二十六日癸巳晨興及山麓草屨步
行而卽午至山上達誠于山靈忽雷聲震動午後下山
旋得雨二十七日三更還次崇仁縣又得雨二十八日
乙未子初刻離崇仁縣午至白虎窠距郡城三十里大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三十

雨至龔家渡距城十五里再雨未時還至元妙觀陰靄
四合又雨其夜一更後密雲布空風雷電交作雨大降
二十九日五更雨大降亦如之經一時之久三十日辰
時雨復降侯之誠感山之靈應如響之荅可謂神速已
侯曰雨雖應祈恐遠近旱甚猶未霑足吾其申請于社
稷命郡士檢尋天旱祈社稷壇禮八月二日巳亥昧爽
前率僚佐祭于社稷壇儒生贊相一遵禮典侯拜跪進
退心敬容肅終事不戒祭畢四日五日六日之夜皆雨
或滂沛或淋漓漸而不驟膏潤浹洽而雨意未已也七
日之昏大雨達于八日之日竟日綿綿而不斷絕三日

以往爲霖其此之謂歟。邇之父老咸曰：此郡四十五年以來未見有郡侯如此。憂民如此，敬神者亦未見有祗爾得如此靈應者。我民咸願紀其實，以無忘侯之德。澄之子京竊祿郡庠，每日奔走從侯之後，予就養於子亦留郡城，親見郡侯憂民之仁，敬天之誠，禱雨之應，因父老之言，順郡民之願，而叙其事。如右。噫！旱暵，天數也。祈禱，人事也。以人事回天數，豈易哉！諸侯得祭社稷及境土山川古之禮也。早而求雨，則祈於其所得祭之神。侯不憚勤勞，觸冒炎暑，躬造名山，且爲百姓請命于侯。社既協于禮，又盡其誠，自登山之日，以至于于七月晦，自祭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九三

社之日，以至于于今。遂竟日以雨澗澮，通流枯澤，滿溢千里。之旱頓蘇，前已已歲大旱，庚午歲大饑，民之孳死，筭翅數百千人。今茲之旱，弗救將復如前矣。侯竭其力，以活數百千之民，命其心也。誠之篤，故神之應之也。速其德也。仁之謹，故民之感之也。深予素居田野，稼穡是寶，與斯民同感侯之德者也。

晉錫堂記

大德八年十一月，廣平公除翰林學士。九年五月，命下促行行有日，乃八月甲申，治子舍于中和堂之西偏，將俾中子少子行昏禮。子其間晨鳩工，未逾時再命下使。

及門命云仍翰林學士議中書事馳驛赴闕正從馬四
疋於是郡邑之長屬閭里之耄倪遠近內外之交親咸
集舉手賀曰公之位朝著被寵光其素也今以儒臣預
政前所未有是不爲公一家賀爲天下賀越十日新堂
成於是俊上之賜以爲斯堂榮而名之曰晉錫吳澄曰
晉卦正體之象二上離下坤坤順之臣進而近離明之
君也正體之象二中坎中艮少二男蕃育於君臣際會
之時也公方繕營私室爲其子承家嗣親計而天恩適
以是日至夫豈偶然之故哉蓋天之祐忠賢非止于其
身于其子孫綿綿延延百世未艾者其符如此公之晉
吳文正公集 卷之十九 三二

與齊桓之觀否魏畢萬之屯比實同其吉請以齊魏之
占贊公之名可乎堂之前曰朝暉閣離之大明初出也
后曰衍慶樓坤之厚德無疆也合之亦爲晉公曰子其
善頌者與書以爲記是月廿五日將仕郎江西等處儒
學提舉司副提舉臨川吳澄記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十九終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

記

建昌路廟學記

唐以來立廟設像以祀先聖於禮未之有稽而所以致其嚴敬則隆矣建昌郡廟學因地之勢其位東向有燕居殿在西北隅此他郡所無者廟廡之左書學之後皆學地也民僦而營居焉廡左之居編戶鱗次近逼廟墀喧穢不靜閣後之居面北背南構宅一區橫截其間廟與燕居離隔爲二別啟一門向西不共前廟之門而出今天子御極之初念民生休戚繫於郡縣守令精選其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一

人擢江浙行中書省郎中薩德彌實爲建昌郡侯治政既優教事尤虔暇日辰學宮目覩心惟將更而新之教授方君壽條具所宜凡學地民屋悉令撤去改造以地歸之學俾廟俾學前後通達無碍繚以宮牆相其他不中禮度者循序完整前守趙侯所積學計歲會有羨可如侯之志邦伯荅失帖木兒屬之長宋貞僉議允諧從祀會像于壁歲久則漫易以木刻神像百有五左右各入室以奉廟之前庭迥窄春秋朔望行禮不足以容外門之東舊有教官之署乃撤其屋遷戟門于外距廟之前舊一引五尋視其舊加四常有二尺戟門之外鑿泮

池如半月跨以石梁池外如舊建櫺星門門外甃街道
通爲衢南北兩端樹命教門各一加封勉勵詔旨礮石
重鐫二碑亭對峙於泮池之側燕居湫隘不稱官有廢
屋如殿之制廣三常有二尺深三尋有六尺六寸徙置
閣後所撤民居之地以爲燕居殿與前廟相直東向頗
與古之前廟後寢類築壇三城廣仞崇三尺有五寸象
闕里之杏壇先賢祠翼其右太守祠翼其左增祭器備
樂器補書板葺齋舍作庖廩教官舊署旣撤學之西南
有尹周民居半屬學地以其屋來售適舒嗣隆代宋貞
爲魏屬之長志合謀同贊助其事遂酬其旨得尹之居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二

以居教官周之居以居正錄氣象軒豁足以表師儒之
尊其北隙地爲聽事之所二一以待衆君之公聚一以
待教官之公坐自泰定元年肇始至四年迄于成門廡
殿堂燕居祠宇以及庖廩與教官貳長之廨舍周圍內
外南北之廣二引五常東西之深六引四常有六尺從
衡端直規模恢廓圻埒炳煥道路平衍偉然壯觀士民
驚嘆以爲昔所未有非郡侯心量之宏志力之堅何以
臻是今邦伯怯烈貳守劉珪府判伯顏察兒郡屬張賡
劉秉忠克協克一前教授倡議之後郭建中嗣教職奉
侯之令惟謹正錄石良貴岳天祐也蒙古字學教授楊

大不花董斯役郡吏李方平王進周楹也役既畢鄉貢
進士盱江書院山長聶公升述郡士之意請紀其蹟雖
侯累任風憲廉能聲實著于遠邇今爲民父母有治有
教其美可書也雖然敝學宮以育人才者官之事進學
業以應時需者士之事盱之士繼今群居共游豈曰涉
躡記誦術飾辭章以釣名媒利而已必眞明經而心之
所得能得聖賢之心必眞修行而身之所行能行聖賢
之道庶幾上不負聖天子取之用之之仁下不負賢郡
侯勉之勵之之義哉

潮州路重修廟學記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三

二廣南服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聖教
之暨于其地也蓋不與中國同然天之生斯民也民之
秉是性也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有異哉或謂潮人始
未知學自韓文公爲刺史而後士皆篤於文行夫韓未
至潮以前固已有趙德其人惡得謂之未知學乎國朝
承宋文盛之餘潮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
郡庠燬于兵憲官牧官繼繼修復而未克完也丁侯聚
之典郡也講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恭之按部也廟殿門
廡畧具潮人以爲卑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願更造
以民則蔡氏猷石柱三十以官則判官小雲赤海牙助

緡錢一千既有其資議遷孔廟于學之右明年僉憲任侯仲琛躬率諸官捐俸而命郡士輸材於是大成之殿不日而成巍然其隆也廓然其敞也又明年郡牧王侯元恭華之以黝堊之飾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叢雜喧聒逼迫曉喻而徙之地域混并繚以宮牆尊嚴闕血昔所未有又私出錢五百緡塑兩廡從祀像明倫堂竦立孔廟之左於是潮之廟學歷五十餘年而始大備董營繕者學正劉貢珍教授李復也至順三年春有事先聖虔告成績邦人士咸喜乃來請文以記臨川吳澄曰王制以泮宮爲諸侯之學魯侯修泮宮頌于詩而不書於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四

春秋何也蓋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修學常事爾然則潮學之記其效詩人頌美之辭歟抑倣春秋紀事之筆歟澄謂他郡之修學常事也潮罷之修學則非常也何也潮爲東廣諸罷之最中人以下徃徃喜仕於其處亦有素號勝流一旦入境如飲廣界之泉然靡不毀節敗名安於浴汙泥坐穢圃而不悟豈直司牧者忘其所理而窮欲之夫又焉知崇士學廸民彝之當務今而司憲有若任侯焉司牧有若王侯焉其篤志於廟學也事之非常者也可不特書乎前之張憲丁牧及郡判官事

俱可書也然春秋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古以示懲
今余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衆以示勸也嗚呼世之
凡庸誰不受變於流俗惟豪傑不然豈仕潮之官而無
一豪傑乎澄嘗攷古驗今密窺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
教固能導率其下以革易其所習在下之俗亦能感動
其上以轉移其所爲盧芮二君爭田一覩周民之讓畔
讓路赧然自愧而息爭潮之士果能明經果能修行其
治心其治身瑩然清徹如秋水之無滓皎然潔白如冬
雪之不塵雖隱處未仕人人望而敬潮之官倘見如此
之士雖有謬戾亦必頗有慚怍雖未幡然改悔亦必少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五

戢其縱恣繼今以往余於二三千之外聞潮郡之士
廉循接踵則可驗潮士之學足以轉移其上而非止如
今也潮之士其勉哉

南安路儒學大成樂記

天子所與分治其民者侯牧也封建爲郡縣而郡太守
實當古侯牧之任其治民也有政焉有教焉政以導之
使不爲惡教以化之而使爲善也教民必自士學始後
世教民之道雖不能純如古而牧民之守必崇士學則
由漢以至于今未之有改也崇士學之目不一而尊立
教之人爲之綱古之建學者必釋奠于 尤至先師而春

秋入學亦皆釋奠示不忘本也吾夫子爲萬世儒教之宗歷代尊事隨時而舉至唐開元而服袞冕之服正南面之位祀以王禮遂爲定制凡釋奠者必大合樂因古釋奠之名損益其禮以祀夫子祀必用樂者倣古也唐宋金之禮蓋相習而無甚異國朝旣得天下郡縣儒學悉如舊世祖皇帝於京師首善之地肇創國子監學春秋釋奠以前代之樂行事列郡遵而行之南安居江西之上游中大夫東平張侯昉來守休然以夫子廟樂未備爲惕乃議興樂命教官制禮器於廬陵命學職取磬石於真陽篋簾鐘磬琴瑟管簫笙埙祝敵之屬靡不工

且良延至能其事者爲之師而教習焉樂器之至也躬出郊而迎樂事之肄也時入學而視必恭必虔罔或懈惰其敦禮樂也所以尊聖師其尊聖師也所以勵士學其勵士學也所以成善教而爲善政之本斯其無負於牧民之寄也已侯之初下車也知往年虛增之賦爲民害卽日上聞禘除免以蘇民力憫民之心如此其施於政可知也雖然政者侯之所能自爲也教則非侯之所可自爲者侯於教之綱知所先矣教之目也如之何今之士學無不讀書爲文也考其持身未必皆能介然而義也建其臨民未必皆能惻然而仁也士者民之儀也

而於仁義之道或不能無虧則何望其能表率鄉里薰
其民而化之爲善也哉侯於士類中擇其知孔聖之道
者講求其意條陳其目以教今之士俾不廢乎其所已
學而兼進乎其所未學一一如吾夫子之所以教於經
則明於行則修可以厚倫可以美俗士風丕變民風亦
不變將見南安之境人人相敬讓相慈愛藹然爲仁義
之民而無復有辨爭盜竊之訟至官府則侯之治郡又
奚翅如漢文翁之治蜀唐韓子之治潮而已哉吾里陳
幼實掌南安屬縣之教承侯之命徵予文以記樂之成
也故予得以盡其言教官廬陵馬其也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七

臨川縣學記

自唐末衰亂迄于五季文治中否宋興數十年間漸復
承平之制臨川撫之附郭邑也咸平庚子邑令陳從易
始建學學在郡城東南隅據青雲第一峯之右地勢亢
爽人跡稀踈喧囂之聲華靡之觀不接耳目於學者游
處講誦爲宜歲久屋敝後百餘年當隆興甲申邑丞郎
餘慶重修之嘉定庚午朱子之門人黃文肅公幹寔宰
斯邑建求仁堂於明倫堂北旣而趙令崇尹新明倫堂
文會堂及兩序齋舍四東曰尙志親仁西曰務本好禮
嘉熙庚子李令義山復新大成殿及兩廡戟門僅臺青

雲峰之巔以暢閒適眺望之趣淳祐已酉趙令必瑛又
市民地拓其境在外門而學宮完美矣國朝因前代尚
文之治汲汲以勉勵作養爲務由至元元貞大德至大
詔旨丁寧有隆無替皇慶延祐貢舉旣行則雖中人以
下皆知所勸文治可謂盛矣而臨川之學逮今又將百
年未有重修者也成都馬祖壽來爲令周視學宮意有
弗稱亟命學官葺理教諭鄧文奉命唯謹躬率邑士不
憚勞費材木之朽腐者易瓦甍之缺壞者增墻壁之破
者補之楹柱之欹者正之蓋覆比密朽壤輝炳學計不
損一毫而王祀之宮群居之室煥然一新旣落其成衆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八

士咸喜以學宮舊無碑刻懼事跡久遂湮沒欲備始終
傳永遠而屬記于澄余竊謂文儒之尚此聖世之厚恩
廟學之修此賢令之善政雖然有治有教今日文治浸
盛而文教猶有當明者焉前令黃文肅公以朱子之學
教臨川之士流風未泯朱子之學宗程而祖孔子孔子之
道皦如日月人心所同得也究其禮踐其事以吾心之
所同得契聖人之所先得知必真知行必寔行豈徒剽
掠四書五經之緒言以趨時干進而已哉臨川之士繼
自今勇猛奮發洗濯刮磨以革舊習以涉聖涯一旦丕
變士習之新與學宮而俱新雖俛臨川以爲洙泗可也

夫如是其可無負於聖世長言之仁矣夫其可無負於賢令承宜之義矣夫

宜黃縣學記

宜黃撫之支邑宋皇祐元年邑令李祥始建學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之記學近社稷遺址今不可攷後徙城隍廟北紹興初燬鄧令庾改築于縣治之比葉令上達又改築于北門石下而以舊學爲尉治鄧令昌朝病其近水墊隘乃徙今所紹定庚寅鄰寇犯邑官舍民居燬者過半而學獨存淳祐初趙令希點簿黎璫更造大成殿御書閣陳尉案祠邑之先達于左右廡寶祐間楊令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九

先恭復新兩廡四齋至元丙子再燬越二年教諭成都胡端宜卽其舊基營構大德乙巳居民失火又燬廉訪分司郝侯鑑巡按適至召諸生議重建以命邑長愛忽都魯時學官去職邑士李仲謀董其役取材於官山土之有力者捐貲以助未幾廟殿成講堂成兩廡從祀之室各五齋舍四各三間中門五開外門六楹立先聖像至大辛亥教諭南豐陳斂子增陶瓦密覆門廡立四配與從祀十子像又繪兩廡七十二子諸儒像祀邑先達樂公以下十二人先是前進士鄒次陳書來徵記至是教諭復以請將刻南豐先生舊記于石以與新記並鳴

呼學校庠序之設自三代至於今凡有社有民者率莫之敢後誠以國命繫於人才人才繫於士學也夫士之爲學豈待官之建學哉然而官必建學以居夫士俾爲學者於是乎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者如此士之自厚者當何如耶故居學而不爲學自薄也爲學而不知所以學自誤也所以學如之何如南豐先生之記之所云是已嗚呼三代而下正學湮廢士各以其質之所近意之所便爲學學其所學非三代之士所以學者也南豐先生之記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精詳切寔體用兼該有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者宜黃雖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十

小邑自昔多良士繼自今士之爲學人人能如南豐先生之所云則合乎程接乎孟以上達乎孔氏不待他求也於心有得也於身有守也於時有用也斯無愧於居是學矣不然所學者業荒行毀其爲學也又不過誇記覽街文辭以釣名聲于利祿而已是豈上之人所期於邑之士者哉

樂安重修縣學後記

皇慶元年樂安陳仕貴以前學錄攝教邑學承邑令劉汝弼命與諸儒協心重建夫子廟殿余爲之記其成前講堂齋舍左右廡內外門未及一一修也延祐三年豫

章鄧鏞爲教官時邑長倒刺沙提調學事議修之四年
冬邑令黃棟孫至長倡其議令成其謀而教官不憚勞
瘁以躬其役有富家捐至元楮一百貫專修講堂諸儒
率皆有助由內暨外靡不用工若左右四齋若東從祀
室傾者支闕者補楹檁桷之朽者易若西從祀室敞
壞已極不可支補則撤其舊而構架中門當廟殿之前
外門在東南之隅黃令悉命新造宏敞其制櫺星門亦
新豎立崇廣踰於舊賢牧有祠以示有功於學者必報
又創公廨三間於外門之側庖廩位置各得其所凡上
而陶瓦之覆下而甌甃之甃內而幔飾之麗外而墻堵
吳文正公集

之周咸煥然而一新采繪兩廡諸賢像銅鑄爵尊壘洗
簋篚等器於是樂安之學旣完且美復請余作後記余
謂官之修學職分所當而能加意勤力若是蓋可尙已
至於士之爲學其當加意勤力甚於官之修學可也苟
官修其室屋而士不修其行業則游居於學將何爲哉
宋末儒科之盛樂安甲於諸邑皇元肇興貢舉而樂安
得士又在他邑先雖曰士所以學不止乎是然乘是氣
數之新勉勉勿怠異時學術大明端自今日學舍一新
始俾見者聞者莫不嘉歎敬慕不其偉歟此亦一邑治
官教官之所願望也

武城書院記

武城書院吉永豐會氏之所建也其名武城何本會氏之所自出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參南武城人其苗裔有自魯國徙江南者故南豐之會追述世系以爲會子之後而永豐之會亦然蓋武城之會盛於魯越千數百年而南豐之會始盛南豐之會盛於宋又百數十年而永豐之會繼盛兄弟俱仕翰苑其父前進士宋之監察御史元之儒學提舉也因子貴追封武城郡伯於是設書院祠先聖先師以及其考以處宗黨來學之人翰林之長移文集賢院轉而上聞朝議可之俾推會氏子孫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之儒而賢者掌其教予自京師歸而會氏請爲記其書院興創之由予觀前代書院皆非無故而虛設者至若近年諸處所增不可勝數襲取其名而已有之靡所益無之靡所損會氏自謂先師之胄而爲請于朝者且以上傳道統下繼祖風期之其待之至厚責之至重矣豈可復如他處書院之有名無寔也哉然則武城之教宜何如學會子之學可也會子之學大槩切已務內無一毫爲人徇外之私必孝弟必忠信行必無玷言必無僞使近而宗族遠而鄉邦萬口一辭稱之曰君子而後可以庶幾焉不然有一疵或人將譏笑而徒以涉獵故實

銜飾詞華爲學恐非所以繼祖風也況於道統之傳而敢輕議哉澄也氏雖非曾而所願學者在此用敢爲武城後世之子孫勉武城伯名晞顏翰林直學士名德裕者其仲子也應奉翰林文字名異申者其季子也

廣州路香山縣新遷夫子廟記

廣爲百粵之地三代政化之所不及漢晉而唐俗漸漸易至宋彌文香山縣最後置其初東筦縣之香山鎮也紹興壬申始陞爲縣距宋亡百二十年耳而士風亦然能與他邑相頡頏國朝崇文仍前代之舊教之所暨無遠弗屆而教事之隆替亦繫乎治官之能否焉盱江左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十三

祥職於翰林之國史院十五年泰定乙丑勅授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尹其在院也傳言而言達辨事而事集余覘其才之能官也久矣及旣赴官余亦歸田然江廣相去三千里餘聲迹了不相聞越四年戊辰調潮州路經歷以書來言曰祥以非才濫膺民寄思治之本在乎教也泄官之初首謁先聖廟廟直縣治之西卑濕隘陋於巖祀弗稱謀之同僚擬更諸爽塏再至學俾教官召集群儒議咸曰縣東有文廟舊基後枕崇岡前瞻筆峯土質燥剛山勢拱抱宋末遷于今所遷之後士風頓衰今復舊所爲宜乃與同僚往視其地果如衆言有前直

學楊仲玉起而言曰倘或遷廟與前教諭高元生願獻棟梁柱礎已而群士各備大小材木以供用節縮養士餘貲市瓦甍等泰定丙寅孟秋興役次年春先構大成殿崇三尋有六尺廣倍其崇深視其廣殺四之一仲秋落成次構儀門九檣九間其崇常有二尺廣十有三尋深三尋有一尺季冬落成惟明倫堂東西廡未完祥既去亦儲木石屬同僚嗣成之至順辛未夏左尹來過曰祥官潮陽香山縣之舊僚及其教官與邑士營造明倫堂東西廡已畢其堂十一檣中五室崇常有二尺廣七尋有七尺深三尋有一尺夾室左右各二其崇殺於堂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十四

三尺其深如堂其廣五常有一尺天歷己巳冬構次年春成東西廡七檣各十一室其崇視堂之夾室深亦如之南北之修七常有二尋至順庚午冬構今年夏成祥在潮陽已歷一載之上謁告二親來歸靖雖仕於嶺海間至再幸免疎曠而香山小邑獲遷廟學于吉地始謀雖出於祥而終成其事寔賴邑僚邑士之力邑之長那海邑之貳張仲谷教諭陳介湯思義黎某邑士之輪材竭心者楊仲玉高元生陳志袁珏也敢斬先生紀其始末垂示永久以無忘僚友士友成終之勤予謂左尹有三善今之居官者唯私於己何恤於民而尹無私於己

有志於民其善一也或優於政不暇於教而尹旣優於政又及於教其善二也官之政教去官則已而尹雖已去官猶不忘在官未竟之事視官事若家事焉其善三也嘗稽郡志宋紹聖間廣守章粦以郡學在中城西近而喧雜諸生百五十一人合辭請擇地而徙遂參陰陽家之說遷學於牙城東南隅左尹之遷縣學也由西而東與二百年前章守之遷郡學時異事同昔章守自作遷學記期廣俗丕變如齊魯今左尹之屬記於予也所望於香山之士者其亦如章守之心乎然則廟學旣遷而新矣士習之遷而新者宜如之何曰貢詔頒行具有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十五

謨訓爲士者亦惟明經修行焉廓志破愚趨義舍利存理去欲長善消惡此明經之效也能孝能弟能慈能睦能忠能信能耻能讓此修行之寔也經不明行不修而徒綴緝程試之文牀眩主司之目以攫科名苟官祿而已則豈惟近負聖朝之恩遠負聖師之教抑寧不有負於邑宰新廟學以新士習之意哉

樂安重修縣學記

宋紹興乙巳割撫吉崇仁之四鄉置樂安縣置縣之六年令魏彥材始建學建學之七年清江謝尙書諤時爲攝尉令王楹委之考進諸儒不滿一百蓋創縣未久教

猶未洽也其後十倍於初迨宋季年陞國學貢禮部登
進士科者甲諸邑雖其所尙未離乎文藝然以後創之
邑百年間士學彬彬如此亦可謂盛也矣縣學之建百
二十有二年而地歸于大元壤土遐僻于戈搶攘人士
逃生救死不贍追及絃誦俎豆事哉足迹之布于學者
無幾宮墻之內鞠爲茂草固其所也旣而兵難稍紓軍
官王佑周視廟學惻然興懷不謀於邑僚不資於士民
躬率卒伍取沒官廢屋之材構講堂一新之越數年堂
復敝邑士陳仕貴率其弟進而民屋五間輦任以至撤
其舊再新之又新中門三閭葺廟殿并兩廡從祀有室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十六

肄業有齋繚以三門庖廩具完令王英簿董進教官前
太學進士董德暨諸儒力也皇慶初元廟之前宇將壓
令劉汝弼議更造築基崇於舊二尺教官闕員以陳仕
貴攝事資取於其家材取於其山先爲之倡而學之士
及邑之人皆捐費以助仕貴之弟善司其出納令於公
事暇督視不倦八月鳩工九月暨楹明年秋告成奉聖
師從祀神像復于新廟行上丁釋奠禮士咸集僉言曰
當今文教懋明於上士氣未大振於下而吾樂安自甲
申辛卯甲午至於壬子廟學棟宇四新矣官不敢以不
切而弛未遑而慢士不敢以有費而辭有勞而憚昔夫

子之作春秋凡興造之事新延廡書新作南門書新作雉門及兩觀書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也春秋刑書也常事不書失禮失宜乃書書之者貶之也所以示懲也詩之有頌頌其美也得禮得宜而頌頌之者褒之也所以示勸也廟學之新也事之得禮得宜孰大焉既未能效史克之頌而遂使泯泯無傳無以勸後殆於不可於是請記興造歲月于石以傳方來予稽樂安建學之始攝尉謝公首爲之記其所期於樂安之士者甚厚期之以臨川之王期之以南豐之會期之以廬陵之歐陽清江豫章之劉若黃而猶未已也將藉之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十七

以問津以詣聖門以歸於仁義道德不欲今人有愧於古士之自期其可不如公之所期者乎嗚呼聲利紛爭身外事也道德仁義性所固有求則得之不待資借於人振拔而追前輩之高步謝記已云予何言哉本其末而未其本高其卑而卑其高非所以荅官府修學之意非所以副朝廷用儒之實也

嶽麓書院重修記

天下四大書院二在北二在南在北者嵩陽睢陽也在南者嶽麓白鹿洞也其初聚徒受業不仰給於公養然嵩陽睢陽白鹿洞皆民間所爲惟嶽麓乃宋開寶之季

潭守朱洞所建其議倡自彭城劉整而潭守成之也時則陸川主簿孫邁爲之記紹興燬于兵乾道之初郡守建安劉琪重建時則有廣漢張子敬夫爲之記德祐再燬于兵大元至元二十三年學正郡人劉必大重建時則有奉訓大夫朱渤爲之記逮延祐甲寅垂三十年矣壞陵劉安仁來爲郡別駕董儒學事觀其敝圯慨然整治木之朽者易壁之漫者圻上瓦下甃更撤而新前禮殿旁四齋左諸賢祠右百泉軒後講堂堂之後閣曰尊經閣之後亭曰極高明悉如其舊門廡庖館宮墻四周靡不修完善化主簿潘必大敦其役朱某張厚相繼爲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八

長具始末請紀歲月余謂書院之肇創重興與夫今之增飾前後四劉氏道同志合豈苟然哉開寶之肇創也蓋惟五代亂離之餘學政不修而湖南遐遠之郡儒風未振故俾學者於是焉而讀書乾道之重興也蓋惟州縣庠序之教沉迷俗學而科舉利誘之習蠱惑士心故俾學者於是焉而講道是其所願望於來學之人雖淺深之不侔然皆不爲無意也考於二記可見已嗚呼孟子以來聖學無傳曠千數百年之久衡嶽之靈鍾爲異人而有周子生于湖廣之道州亞孔並顏而接會子子思孟子不傳之緒其原旣開其流遂衍又百餘年而有

廣漢張子家于潭新安朱子官于潭當張子無恙時朱子自閩來潭留止兩月相與講論闡明千古之秘驟遊嶽麓同躋嶽頂而後去自此之後嶽麓之爲書院非前之嶽麓矣地以人而重也然則至元之復建也豈不以先正經始之功不可以廢而莫之舉也乎豈不以真儒過化之響不可以絕而莫之續也乎別駕君之拳拳如意者亦豈徒掠美名而爲是哉其所願望於諸生蓋甚深也且張子之記嘗言當時郡侯所願望矣欲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民也而其要曰仁嗚呼仁之道大先聖之所罕言輕言之則學者或以自高自廣而卒無得論語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十九

一書大率示學者求仁之方而未嘗直指仁之全體蓋仁體之大如天之無窮而其用之行卽事而無不在邇之事親事長微而一言一動皆是也飲食居處一不謹焉非仁也步趨唯諾一不謹焉非仁也溫清定省一不謹焉非仁也應接酌酢一不謹焉非仁也凡此至近至小甚易不難而明敏俊偉之士往往忽視以爲不足爲而仁不可幾矣嗚呼仁人心也失此則無以爲人會是熟於記誦工於辭章優於進取而足以爲人乎學於書院者其尙審問於人慎思於己明辨而篤行之哉

瑞州路正德書院蒙山銀場提舉侯君宇蒙奚所創建也夫荆楊貢金從古以然周官邠人掌其地守之以禁而取之以時蓋猶秘其寶於地藏其富於民而不盡括其利於官也蒙山跨瑞袁臨江三郡之境固爲寶藏唐以前未之聞宋之中世山近之民頗私其利而置場設官自國朝始職其職者且且惟利國是圖旣無治民之責誰復有教民之意哉當滾滾興利之場而切切興學之務其人識慮蓋遠矣然創建之初功未完而侯君去至于今二十餘年田租薄少不足以贍給室屋日就敝壞延祐二年夏提舉陳君以忠至祇謁先聖顧瞻憮然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二十

卽日修葺殿堂門廡煥然一新塗徑階除甃砌端好聖師像位龕帳案座靡不整嚴置田增租歲入可二百斛比舊多十之七八其費一皆已出無所資於人延請師儒招集徒衆誦習其間公退之暇躬自勸督佐其經書者前龍興路學錄鄒民則也予嘗嘆天下之事誘於其名眩於其實者總總而是若此書院之設豈徒徇其名而已固將貴其實也蒙山僻在萬山之隈近於寶貨則其民貪遠於都邑則其俗陋身不游於庠序則耳目不濡染乎禮義殆如孟子所謂飽煖逸居而無教者矣故夫居之以群居之地教之以善教之人俾學者於是而

學其當學之事此陳君所以繼侯君之志也而諸人所
以副陳君之心者何如哉是有在於學者而尤有繫於
教者焉今之所以教所以學其最下不過追隨時好以
苟利祿其稍上不過采擷華藻以工辭章又稍上不過
記覽群書以資博洽其最上亦不過剽掠先儒緒論以
談義理之四者皆虛也而非寔也古者二十五家之里
門有塾塾有師不特爲士者學民之朝夕出入必受教
而後退是以風俗厚倫紀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族媮
鄉黨相友相助相扶持藹然仁讓忠敬自家庭達于道
路雖閭巷之民莫不有士君子之行當時之教必有異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二一

乎今者今之教於書院者誠能如古舊習不變而蒙山
之民新矣不然教之數十年猶夫人也書院之名曰正
德而於正民德之實安在陳君之所期果如是乎陳君
瑞之高安人寬易倜儻重義輕財嘗治銀於興國所獲
贏餘悉以施與客遊天京爲貴近所喜愛申旨來蒞是
官先是官課不辦民力重困又取木炭於瑞州龍興不
勝其擾爲言於當路凡場所輸殺四之一官自買炭擾
不及於二郡律已公廉而辦課優敏公私便之觀其所
職於己者若是其實則其所期於人者從可知也

六經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經而明之者在人聖途榛塞俗學沉迷人之能明之者鮮矣漢明經專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專科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卽唐明經也後罷學究而進士改習經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辭之尙逮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做極識者嫌之新安胡氏之先唐未有以明經舉者十四世孫浚建塾于始祖讀書之所曰從其父暨諸父講學其間旣而病其湫隘也乃與弟澄族父炳文議改築西山之麓爲屋數百楹右先聖燕居之殿左諸生會講之堂又其左齋廬四

又其前二塾扁曰明誠曰敬義山巔構亭據高望遠經始于至大庚戌落成于皇慶壬子昇之士田輸其歲入以養師弟子浚所昇以頃計者三澄所昇以畝計者五十知州黃侯惟中命炳文掌教事彰旣徃之美貽方來之謀請于上而以明經書院名踰年貢舉制下取士務明經學與所名若合符契介其鄉人樂安王簿注震祖來言俾記其始末余謂明經之名一也而其別有三心與經融身與經合古之聖人如在于今此真儒之明經也句分字析辭達理精後之學者得稽于古此經師之明經也簾窺壁聽涉獵剽掠以澤言語以鈞聲利而已

此時流之明經也漢唐未暇論三代而下經學之盛莫如宋其有裨於經可傳於後者奚翅數十家泰山之孫安定之胡其尤也所守所行不失儒行之常固其天質之異抑其學術之正於經可謂明矣而未離乎經師也必共城邵子必舂陵周子必闕西張子必河南二程子而後爲眞儒之明經蓋其所明匪經之言經之道也嗣邵周張程者新安朱子也易詩四書之說千載以來之所未有其書衍溢乎天下况新安其故鄉遺風餘響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然則胡氏振振之子孫新安彬彬之俊秀與夫四方來游來觀之士觀書院明誠敬義之扁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二三

若何而明若何而誠若何而敬若何而義於心於身必有用之力之實而於經也豈口吟手披尋行數墨而可以明之哉噫未易明也忽之以爲易不可也憚之以爲難亦不可也志於斯者其思之其勉之思而通焉勉而至焉眞儒明經之學復見於朱子之鄉不其偉歟不然知不實知能不實能漫漫焉曰明經明經高則昔之經師卑則今之時流而已志於斯者思之哉勉之哉浞受初命主龍泉簿炳文前長信州路道一書院明經府君諱昌翼所居曰考川在婺源之北三十里

孟子而後儒之知道蓋鮮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賈太
傳司馬太史卓然者也徐考其言論識趣大率非鞅儀
秦之緒餘於道竟何如哉降自東漢不惟道喪而文亦
敝歷唐中世昌黎韓子出追蹤西漢之文以合於三代
而原道之作直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傳至孟軻
而止是又爲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代以下文人之所
能及哉嘗因諫佛骨事謫潮州刺史其後潮人立廟以
祠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逮淳祐初又於廟所
設城南書莊俾學者居焉游焉皇元奄有此土屋室灰
燼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節廟之舊址爲先聖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二四

燕后先師袞邴沂鄒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唐時
先聖配祀獨一顏子宋儒推孟子之傳由子思由曾子
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垣序於是配孔者四祠
韓而繼一聖四師之統也固宜然書院僅復規模隘
營繕多闕前守擬更造不果至順辛未夏總管王侯至
備其長城里沙其貳哈里蠻協謀命山長陳文計其費
乃撤舊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直寬袤齊等後有深池
廣十丈許畚土實之建講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闢齊
館諸生日食之供有庖歲租之人有廩教官之寢處祭
器之貯藏一一備具宏敞壯峻倍加於前五月經始九

月落成海陽縣長忻都實董其役越明年山長將潮士
之意來請記予謂書院之肇基也以韓子之能有見於
道也書院之增修也以王侯之能有志於教也潮之士
其如之何必也學韓子之學業精行完進進而賢則奚
翅貢於王庭如韓牒所期而已由是學四先師之學道
明德立駸駸而聖則奚翅篤於文行如蘇碑所褒而已
不然學於書院昔猶夫人今猶夫人欲與趙德並且不
可是爲深有負於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睨聖賢之
蘊與乎陳文子曰潮城之東隔水有山文公平日憇息
之地手楸木尙存潮人稱其木爲韓木山爲韓山後取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二五

城東韓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王侯名元泰蠡人也

丹陽書院養士記

黃池鎮有書院舊矣自宋景定甲子進士劉君肇建郡
守朱公以聞于朝錫丹陽書院名額撥僧寺沒官之田
二頃給其食厥後僧復取之而書院遂無以養士至大
戊申憲使盧公議割天門書院之有餘以補不足令旣
出會公去不果如令人匠提舉陳侯分司黃池暇日與
群士游習知書院始末慨然興懷移檄儒司儒司上之
省省下之郡郡太守主之力竟如憲府初議俾天門書
院歸田于丹陽以畝計凡四百侯猶以爲未足以贍乃

勸士之有田者數十家暨官之好義者一二人各出力以助或十畝或五畝有八畝七畝者有四畝三畝二畝者積少而多所得之田以畝計凡二百噫丹陽書院之創垂五十年而教養之闕餘三十年今一旦有田六百畝盧公開其始陳侯成其終盧公勉勵學校固其職也陳侯典治絲設色之工而用心儒教有出於職分之外者尸祝越樽俎而治庖可乎唐風之詩曰職思其居又曰職思其外夫居者其分也外者其餘也唐風思之遠者也於職既盡其分而兼及其餘所思可謂遠也已陳侯有焉侯所勸率隸匠籍者五之一隸儒籍者十之八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此豈以氣勢利害動而使之從哉能得其心說而樂助蓋有以也非才之優識之定其孰能感人如是田之疆畝名數久則湮群士請勸諸石而陳侯之功尤不可泯春秋常事不書侯此舉非常也宜得書若夫士既有以養必知所以學是不待予言也侯名童單州人

都昌縣學先賢祠記

秦漢而下孔道之傳不續歷千數百年乃得宋河南程子遠承孟氏之緒而道國元公周子實開端於其先徽國文公朱子又集成於其後二子當熙寧淳熙間俱守南康郡南康偏壘也傳道二大賢嘗過化焉都昌南康

屬縣也疇昔仁風之所披拂教雨之所沾濡流芳遺潤
百世猶未泯社而稷之尸而祝之也固宜考江丞相修
學碑周朱二子有專祠在縣學邇年廢而莫舉詎非掌
教非人不以爲意歟天歷已巳教諭萬鈞用至惕然大
慊白主簿黃將仕孚轉達縣丞何進義某縣尹李承務
某僉議諧協遂營明倫堂之西翼室設二子位扁曰先
賢祠允謂知教之本者鄉賢舊亦無祠若朱門四支西
坡黃氏梅陂彭氏厚齋馮氏昌谷曹氏萃祠于明倫堂
之東翼室強齋彭氏深居馮氏暨古心江丞相配扁曰
鄉賢祠表章尊奉之餘靡不踈慕興起其於人心世教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二十七

豈小補哉况聖時崇尚義理之學二子皆從祀孔廟學
者倘不惟二子是師循習卑陋猥同時輩徼近利迷遠
志則負公朝愧先師矣師二子宜何如也定而無一物
留於心應而無一事乖於理思必通微動必審幾博文
以明善約禮以誠身敬主諸中義制諸外其庶乎教官
其最率邑士精熟朱子所釋諸經諸傳周子所著一圖
一書反求之已而真議實踐可也抑自古逮今有教必
有政區區邑校於教幸知所務聞明倫堂北豪民侵疆
久弗克正職典徃徃誘於其餌而不顧今教諭踵前官
之所已行其牘于縣簿贊丞尹督府史究竟根株上事

于郡卒能歸六十年已失之地于黷官教外之政此其一爾主簿孚少從余學請爲作賢祠記而余因及一縣治官教官之可書者并書之以勸方來

臨汝書院重修尊經閣記

宋淳祐戊申馮侯去疾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事至官之日以其先師徽國文公朱先生嘗除是官而不及赴乃於撫州城外之西南營高爽地創臨汝書院專祠文公爲學者講道之所明年己酉書院成位置分畫率倣太學故其屋室規制非他書院比左廡之左暨危樓貯諸經及群書於其間扁曰尊經閣大元延祐乙卯樓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
二八
燬于火官命重建越六年庚申四月廬陵黃鎮來長書院始克構架又三年至治壬戌九月工畢事完輪奐復舊同知總管府事亞中大夫馬合睦提調其役相之者前經歷趙諧繼之者今經歷張允明也是年春予往金陵過撫山長以棧成請記予有行未暇作其冬還自金陵而總管大中大夫杜侯至與巡按官廉訪副使董侯登斯閣周回瞻視且嘉山長之勤又一新外門齋舍廊廡暨池亭靡不修葺而以書來促記命山長躬詣吾門以請噫漢賈生有云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侯下車坐未踰席而惓惓焉以儒教所當務爲急其賢於俗吏

遠矣哉書院之創逮今七十餘年矣未嘗刻石記其興造始末非闕歟今侯急人之所緩而補昔人之所闕余何敢以固陋辭夫尊經云者豈徒曰庋群書於高閣以爲尊也哉尊之一言何所本始曾子嘗言尊所聞子思嘗言尊德性尊者恭敬奉持不敢褻慢之謂經之所言皆吾德性內事學者所聞聞此而已所聞於經之言如覃懷許公所謂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而後謂之尊讀其言而不踐其言是侮聖人之言也謂之尊經可乎昔日馮侯名此閣今日杜侯之重揭斯扁也其所期望於學者爲何如余少時一再就書院肄業不常處也退而私淑於經一句一字不敢輕忽資凡力小用志亦甚苦然老矣而無聞僅能通訓詁文義之粃糠於道昧如也其有負於馮侯之意多矣繼自今學于書院者其可不深以余爲戒而惕然警懼動息語默必知所尊以求無負於杜侯之意哉杜侯名毓賢而有文嘗爲勉勵學校之官故其加意於儒教若此云

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

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徃徃有靖節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爲

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猶存乃出私錢屋于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湖口小邑凋敝特甚扼江湖之會當驛置之衝侯興補滯廢應接往來精神光昭意氣閑暇處難若易任勞若逸固其才畧之優而又追慕先賢尊崇表章以勵末俗是豈俗吏所能爲者值余舟過湖口而請記其事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會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三十

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直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千載之下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予於孫侯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廉能聲

潯南王先生藁城人金朝登進士科至今人誦其經義以爲法式博學卓識見之所到不苟同於衆遺言緒論之流傳足以警發後進藁城王董趙三氏勲闋世家平居尊禮父兄子弟師其言而董其德久遠而愈不忘故二氏偕里中儒生協心建祠於縣學講堂之右以致報事之誠國子助教董士廉請爲作記余聞古者詩書禮樂之教雖至曲藝各有所師歲時入學必釋奠釋菜焉示敬道也况先生之文行學識垂世不朽真古之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有祠也固宜亦可見藁城風俗之厚矣非先生之教有以漸漬其心而然乎先生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

三一

諱若虛字從之立朝侃侃有正氣仕至翰林直學士金亡後十年遊泰山及山之半坐大石凝然而逝時年七十
此下有缺文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終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一

記

建康路三皇廟記

自天開地闢而萬物生人與飛走草木翔狂莽蒼混爲一區不有大聖者作君之師之其何以得生其生而自異於羽毛鱗介之倫哉洪荒以來載籍莫考蓋不知幾千萬年而有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仰觀俯察畫卦造易寔闢人文民用之先醫藥方伎肇端發源又在十三卦備物之外三聖人之有功德於人也其猶天地歟夫有功德者必有報能定九州而祀以爲社能殖百穀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一

祀以爲稷况三聖人與天地同其大者乎古者旅上帝之禮以三人帝配所謂木德火德土德之君者此三聖人也祀之以配天其尊不亦重乎古禮缺廢唐開元間三皇與五帝俱列廟祀皇元新制路府州縣醫學立三皇廟視儒學孔子廟等可謂不忘三聖人之功德也已建康大會府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在焉爾三皇廟卑陋弗修將及傾圮臺臣目之謂弗稱明時崇古重本之意以監察御史言命有司修理惟廟學地隘弗堪展拓於城中西北隅得官地十有餘畝宋時公館舊址也度之以度衡之廣八常有二尺從之深三十七尋有半諭

有司曰廟遷新基宜得新構舊木石其一切勿用乃市材鳩工卜日興役旣而御史公榮祿大夫伯顏自京師至御史中丞資德趙公簡治書侍御史奉政公帖木歌帥其屬暨諸監察諸從事各捐俸錢以助於是郡邑官吏以及醫家以及士民莫不捐俸捐資建康所轄一司二州三縣悉來輸力延祐五年之冬肇創而六年之秋且完正殿中峙前中門後構堂以間計各七中門之左右有塾以間計各四外門之楹六東西兩廡各七間東西齋舍各九間若庖若廩若便門亦各五間崇峻宏敞規制偉然爲江南諸郡之甲又得官地若干頃俾收其

歲入以充廟學春秋祭祀經費蓋非臺察注意之專郡邑奉令之虔莫克臻于茲也世謂風憲之官惟監臨督察是務夫孰知天地生民之所本古今治道之所始而有此遠大之思者哉竊嘗論之聖君賢相之心欲民得生其生而已遂民之生者陟之是以有字牧之寄敗民之生者黜之是以有糾治之職勸農桑通商賈俾之衣食餘饒財貨阜通勵學校明教化俾之由於禮義免於刑戮凡爲斯民計者皆愛之而欲其生也疾病癘疫慮其無醫藥也則惠民有局猶以爲未也醫有學學有官俾醫流之習業一如儒流幸其達脉病証治之因審温

涼寒熱之用而不誤人以致枉天仁矣哉是心也推究斯民生生之初而思三聖人之大功大德爲兩間開物之祖聖君定其制於上賢臣承其意於下殫其崇極以報本者一以爲民也若曰壯麗其棟宇設飾其像貌以竦人之觀瞻焉爾則何足以知聖君賢臣之用心與是役也其名各書于陰碑是年歲在己未七月十有一日甲子記

撫州路重修三皇廟記

自李唐以來至于今天下徧立孔子廟于學以表儒道之所宗國朝繼金宋而興郡縣各設醫學與儒學並乃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三

立三皇廟于醫學以昭醫道之所祖夫天生億兆人而人類之中有聖人者卓冠乎衆天命之以司億兆人之命一元混闢幾千年而有庖犧氏神農氏黃帝氏是爲三皇纂其緒者少昊氏也顓頊氏也高辛氏也而堯舜焉而禹湯焉而文武焉此十有二聖南面爲君者也北面爲臣則有周公焉此十有三聖達而在上者也窮而在下則有孔子焉此十有四聖或以其道而爲天下之主或以其道而爲天子之宰或以其道而爲萬世帝王之師德天德心天心而生天民之命者位不同而道一也體其道之全俾世享安靖和平之福而民得以生

其生者儒道也用其道之偏俾世免札瘥枉天之禍而民可以生其生者醫道也曰儒曰醫其道聖人之道有偏全之異而其生斯民之生固無彼此之分也國朝之設醫學均齊以儒學者豈苟然哉以其同囿乎十有四聖之一道也三皇於十有四聖爲最初孔子於十有四聖爲最後儒學之祀其最後者尊其集群聖之成也醫學之祀其最初者尊其開群聖之先也易傳叙三皇之制作起自畫卦訖于書契民之食飽而衣煖生養而死葬利與而害除與夫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凡以生斯民之生而易所未言者何徃非三聖人開先之功聖人天吳文正公集

錫之上智曲藝無不通也試卽易卦三百八十四畫觀之何所不包何所不備本草之辨藥性內經之究醫理今世所傳雖或不無託附而大率必尊歸於聖人以此見三皇之有功於人之生如天之大蕩蕩乎莫能名也恢恢乎莫能外也奚翅醫之所祖而已哉醫學祖之尊其所尊蔑以加者矣撫稱江右名邦儒學雄於他郡而醫學之建亦已數十餘年至順二年秋僉憲聶侯巡歷至撫謁三皇廟相老屋弗稱報祀民牧劉侯承意重修戎帥章侯一力協贊適官有所廢所積之材可以爲資二侯首捐已俸迺而僚屬遠而士庶謀從志合者欣然

其緒其役每日公署之暇郡牧躬自督視木之朽蠹
葺瓦之缺壞者益隆隆其棟翹翹其宇蓋覆之密塗墼
之周雨凌風震而無虞廟殿中峙後聳一堂前敞三門
殿傍達兩廡之翼室三廡由門而北遶殿東西各七間
齋舍左右各五間外門之號樞星者其楹六既完既美
燁然光華從祀配神之肖像十昔無今增壇席于東序
西序新構易服之館一費不取於民一勞不及於民秋
季肇工冬孟底績郡從事南豐季士宏寔董營繕事畢
勒石紀重修之歲月二侯述憲官之意徵予文聶憲劉
敬予所未識竊聞聶侯之行部也肅肅然正己律人恂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五

恂然明倫化俗輶襲威稜慎審彈擊而姦貪凜凜警畏
欽職可謂才部使已又聞劉侯之治郡也拳拳然鑒古
得失諄諄然詢今利病皎潔如秋蒸祥如春而禁令必
伸獄訟無滯可謂良郡守已章侯余故舊也門胄而尙
文雅軍職而諳民務其謀人也忠其與人也和前後憲
官之暫臨郡官之淹處乍見久交靡不隆禮貌孚心腹
焉三賢吉德參會斯役也爲臣而欽聖代之所崇重居
今而思太古之所惠澤溢官而知民命之所關係一舉
而三善具予之所以樂書其事也聶侯名延世懷孟人
奉政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劉侯名承祖

東平人亞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章侯名伯顏汝寧人明威將軍鎮守撫州萬戶府萬戶醫學三皇廟在郡城東隅之慶延坊

宜黃縣三皇廟記

醫有學學有廟廟以祀三皇肇自皇元前所未有也夫上古聖人繼天心立民命開物創法以爲天下利至于今賴之者莫如三皇也然歷代以來未聞立廟以祀唐天寶間制立三皇廟與五帝廟同置命有司以時祭享蓋曰祠古聖云爾非如今日醫學之專廟特祭也當今路府州縣儒學有孔子廟皆因舊醫學立三皇廟與立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六

儒學孔子廟等則新制也宜黃縣儒學重修孔子廟甲於諸邑而醫學三皇之廟無其所每歲春秋設主于廢社之屋以行禮延祐元年濱陽史君薦爲宰政治明敏民用丕誠乃及神祀以三皇祠宇未備慨然曰是豈所以尊古聖欽上制哉於是愬意興造闢費社之壇以爲基伐官山之木以爲材人樂助其費身樂親其勞三年二月禮殿成又一月左右廡內外門成不數月而功畢繚以周垣坊塼甃甃具完具美設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三聖人像配享從祀名數位次悉如朝儀書來請記其事嗚呼吾聞韓子云古而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爲

之醫藥以濟其天死其事一也三聖人之功在萬世如
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矣奚翹醫藥一事哉然神仙
醫藥之伎往往根極先天之卦圖而本草之明品內經
之苔問雖或有後人之所依托增飾者然至今爲醫家
方論之祖亦以聖人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故其聰明
睿智之緒餘猶足以周於小物如此皇元崇尚之制類
非議禮聚訟之流所得聞而天下守土之臣欽承帝制
無敢不虔若史君之爲可謂能官也已抑君非獨於醫
學爲然儒學西偏局於地隘莫可展拓君爲節縮冗費
而學外隙地於邑之大家而廣其居又累石作趾構書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七
樓三間於明倫堂之後扁曰仰高書儒行篇於壁以勵
來學史君之仕也所至有能聲宜黃之政此其可稱可
觀者焉

江州城隍廟後殿記

城隍郡縣之土神也土神之祭有社又有城隍何也社
兼祭五土而城隍專祭城隍也夫祭典莫重於天地然
天尊而地親尊者惟一人得祀親者人人得祭也故有
天下者祭地於北郊又祭之於社有國者祭於社而已
大夫及士庶人所居之里置社其祭土神以報地一也
而地有廣狹之不同王社大社天下之土神也侯社國

社一國之土神也。社者一里之土神，國立社而家立中霽，中霽者一家之主神也。蜡以祭四方百物，雖隄水之防，瀦水之庸，咸得與祭。古人於報地之禮，周且悉也。如是地之險山川，邱陵而建邦設都，必依險以爲固。或因山與邱陵以爲城，平地則累土築城，以擬山之險。或因川以爲隍，燥地則掘土浚隍，以擬川之險。曰土曰隍，其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著於周易之繫文，所由來遠矣。而禮經國典無祭城隍之文，儒者謂社祭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則城隍固在其中。然予竊有疑焉。防水庸尚於祭社之外，有專祭城隍以扞寇敵以保人。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八

民其功豈出於防與水庸之下而獨不專報其功乎。今郡縣各有城隍祠，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其若此類也。夫夫土神當祭於壇，壇而城隍祭于廟，予嘗求其義矣。蓋祭必有配，社以勾龍氏而爵尊德尊齒尊之人，往往歿而得祭於里社，俗稱土地神是也。里人或爲之立廟，城隍之廟殆亦以棲配食者之靈，試以祀天之禮喻祭地之禮，祭社神於壇而配以人，猶南郊之祀天也。祭城隍神於其配食之廟，則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江州地扼荆楊之交，而崇巒背大瀆，其城其隍山川自然之險形勢之雄，他郡莫與倫也。城隍配食之人相

傳以爲漢丞相穎陰侯灌嬰郡志言高帝六年侯築滏
口城卽今江州地則侯之配城隍也宜或謂他郡城隍
亦皆侯配食豈以侯嘗定豫章諸郡而然歟舊江州城
隍廟在靄治東北民之祈禱不便宋宣和壬寅靄守遷
于今所歲久屋敝淳祐乙酉沿江制置使以其屬帥郡
民修完之外門豎景福樓巍然臨乎通衢有錢氏者先
世河北人名安道紹興初江淮招討使張浚命之世掌
城隍祠其來孫大通攻陰陽方伎涉三教緒言熟諳人
情世務士大夫喜與遊病廟地窄隘弗可以恢廓勤力
經營而廟後民地數畝興造寢殿材鉅工良視前構有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九

加修廣穹隆與外樓稱翼以兩廡規制偉甚家無銖兩
斗斛之儲好善樂施者相與捐資以就其志非其誠足
以感于神才足以動乎人何以能壯麗其神之居以至
于此哉皇慶壬子子劄始延祐己未落成值予過江州大
通請紀歲月予嘉其爲人遂不辭而叙古今祀典之大
槩以俟後之議禮者攷焉

崇仁縣社稷壇記

天子之命諸侯也身之以社稷人民而使之主其祭掌
其治秦罷侯建郡縣郡有守縣有令猶古之侯也故守
令膺民人社稷之寄崇仁撫之壯縣土樂而俗醇民社

之官多善於其職舊社稷壇在縣之東南往年有人獻議謂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儻不如禮者宜變置前縣尹王侯承郡檄遷于縣西之巴陵坊小溪環其前大川遶其後羅山杯山遠聳其右普安禪林近映其左面平疇數百頃廣衍如某局巴山一峯翠峯雲表以其地之吉故神享而人安壇壝門垣歲久圯敝今縣令史侯憮然興懷而完美之已捐俸以倡人助資以繼東社西稷北風師兩師其壇四築甃如式壇側之階階下之塗大門一達旁垣四周修禮具齋塗龕增麗掄材召匠撤舊營新乃斷乃度乃繩乃斲作齋廬三間於坎方爲行禮之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位作次舍三間於艮隅爲易服之所日計其役竹木斧鋸之工凡七百有四十瓦甃圻鏝之工凡一百有五十他役稱是所用諸物悉以時直市於民齋廬之崇上棟尋有三尺下宇尋有五尺其深倍宇之崇其廣倍棟之崇而殺泰定四年九月經始致和元年七月告成輪奐有光觀者咸喜士民請紀歲月夫社稷人民皆縣令所至掌也職其職則有先後焉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春秋傳亦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侯一清如水而與物爲春民視之爲父母旣知所先矣又能嚴祀社稷一新其堂構愛民敬神尤爲兩得而兼其本也世之廉吏

或暫或僞侯之齋出於真心而始終不渝豈但一邑之所無蓋舉世之所希也因士民之請而特爲之書侯與定史氏景讓其名

迎恩橋記

迎恩橋在宜黃北門外邑人鄧應元獨力所成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一水中隔則兩岸之人不得相往來古聖人作舟以濟不通水大且深必以舟亂流而濟非甚大之水者聯舟亘岸謂之浮橋詩言造舟爲梁是也非甚深之水者豎木爲柱而架梁其上不必浮舟于水也柱有朽壞時後人易之以石墩浮橋不如木柱之安木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一

十一

梁不如石墩之固而斲石之費比之豎木奚啻百倍宜黃縣二水合流于東北一水自南遶東趨北者源遠而流稍大一水自西遶北趨東者源近而流差小舊日橋於東岸闊而橋長又趨郡之途稍紆橋號百丈地易修難宋末橋於北溪狹而費省又趨郡之途差捷橋名豐樂人甚便之東之長橋遂廢然溪狹岸高水不散漫春漲流急橋柱亦不堪水勢國朝縣主簿以橋梁專職疲於屢葺泰定甲子主簿謀建石橋官欲辦而帑無可支民可資而衆不易集僅立二墩石多脆裂功弗克竟天歷庚午邑宰何槐孫勸民出力竟前功而鄧應元慨然

以一家力獨當之命良工取堅石結新墩二移舊石護
兩岸墩之縱廣七尺橫袤尋有四尺其崇五分其袤之
三巨木委積疊加于墩實土甃甃屋以覆之凡十六楹
梁之修十其墩之崇役始於仲夏畢於仲冬計費至元
準緡錢萬二千有奇將告成而何尹以憂去楊尹景行
繼至爲更豐樂之名曰迎恩自書其扁以示嘉獎衆觀
石梁牢強堅耐卓偉壯觀謹頌罔已來請文以記鄧氏
昔居南鄉之極境父興家好義予嘗客其門應元季子
也甫及齠亂比長偕叔氏宅于邑家業豐盛日進稱一
邑之甲循理畏法未嘗于溷官府不侈于用不吝于施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十二

今年踰六十矣若此義事心所樂爲利於民甚大而可
人公則賢宰一邑之政私則善事一家之惠俱可書也
奉新縣惠政橋記

新吳豫章郡之屬邑也有水橫貫于邑之中曰馮水馮
水之源出百丈山行百有餘里及邑之西其流分爲二
經流在北遶邑治之南而東支流在南徑南市之北至
邑之東而與經流合二流各有橋梁以渡水勢漂悍橋
不能支屢修屢壞南橋之袤踰二百尺而北橋之袤殆
七十尋故其壞尤數其修尤難宋初邑大家胡氏架木
爲梁太平興國中胡之家有國子監簿仲饒嗣新之其

第秘書省校書仲容請於楊文公億爲之記名其橋曰
安固于後改作浮梁而易其名曰安濟淳祐閩浮梁敝
晉城鄉羅鑑暨奉新鄉王珣率諸大家合力結爲墩至
元末石墩亦敝邑之令佐用民力豎木爲柱置板于上
而易其名曰行教財力一皆取於民九臯王德全珣之
元孫也輕財重義克蹈祖武視役戶歲遭督責之苦役
夫時被鞭箠之虐惻然興憐遂以修橋爲己任大德戊
戌捐貲造新橋五十餘丈不藉勢於官不假力於衆明
年春爲水所壞則造二舟以濟至冬復完其橋自後輒
壞輒修不以其事誘官府買晉城鄉杉林數百畝長養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十一

其材爲久遠計歲乙巳相視水勢平緩之處於橋之上
流二十步兩崖疊石重構新橋廣袤一仍其舊其將終
也遺命囑其子文炳兄弟勿墮前勞以田租六百石及
晉城杉林專備修橋之用延祐甲寅橋又壞文炳兄弟
又造二舟以濟至冬又成新橋其南橋舊名惠政大德
以後修理一出王氏之力至是南流漸微乃用七千餘
力運土石實築埤道壅水北流南橋旣廢得以萃其工
力於一橋而移彼惠政之扁易此行教之名邑人咸喜
求予文記其事予謂古以除治橋梁爲官政而今亦然
但官無可用之財而惟民是資則惠未及民而厲先及

之矣王氏以一家獨任其功俾官不勞心而得惠政之名民不勞力而蒙惠政之實賢已且人之好助修橋梁者固有之然能同於衆鮮能成於獨也能爲於暫鮮能歷於久也竊聞大德以逮于今橋之壞而復修者五每一興役用木不翅千株用工不翅千人而用財計楮幣萬其間水所摧殘或比年一修或半年一修其費又在此之外方將世世繼述而無倦嗚呼其孰能有此肯心者哉德全字義甫生平好施調恤鄉鄰之事不一賑饑賤糶該受賞典則以老辭將官其子則仲子文炳叔子文謨俱讓而以俾其季子文傑仁讓之德如此王之代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十四

昌其未替乎昔邑之胡氏種德而二子並膺朝職子若孫登進士科者八九王氏之種德如胡氏天將不以報胡氏者而報之乎王氏孫其益思所以善繼善述哉

龍泉濟川橋記

泰定五年正月龍泉縣新石橋成邑之人請記始末曰龍泉左右二江俱發源於柳衝演迤百餘里而會爲一橫界邑市而申分之架木爲橋以通南北燥濕迭更木易朽腐支傾補做勞費固已宋末有大家施田歲輸所入以備修完橋賴是不圯宋亡其家毀田宅屬官而橋無賴焉今官府每以橋梁爲急務大率令里長驅編氓

迫促而成之成之苟而壞亦速壞而復修修而復壞橋
壞則舟濟春夏暴漲舟弗敢前秋冬淺澁舟復難動待
渡者遲遲病涉者纍纍公私兩阻末如之何項司丞振
宗資富好義惻然興懷至元辛卯斬木鳩工而橋之遠
邇大悅然三歲輒一易易者數矣司丞謂與其如此孰
若攻石爲之使永人堅固歷數百年而長存乎訪求良
工未獲而司丞逝事遂中止其子承事郎同知永昌府
事時俊追念先世得瀏陽工人甲子初元乃興其役及
今將五年而工畢費緡錢約十二萬五千石墩凡六墩
之相距三尋有奇其崇二尋羨尋之半其修四尋其廣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十五

一尋羨亦如之墩之上疊木七重木之上布板其廣如
墩其厚板之上構屋以間計三十七袤四十二尋有四
尺兩涯升降之道至岸尋又七尺屋之南北端爲門其
中爲神祠自是人無待渡病涉之憂橋無數壞數易之
患南北往來如在家居如履平地不復知有一水之隔
莫不嘉歎而歸德儻無文以記恐後人昧興創之由此
非邑人之所喜也敢請予素善時俊知其能世父之美
父嘗新邑校則拓其所已爲父欲作石橋則成其所未
爲有繼志之學有濟衆之仁所費不貲不以爲意自忘
其富翹然塵外翹皆非人之所易能也因邑人之請特

書其美以勸方來

後山記

清江黃正道之父尚幹君居市而愛山扁蒼山二字晨
夕其下悠然若有見者蓋與夫蒼蒼者冥會於中而人
莫知其意之所存獨正道知之可謂善承意矣後正道
復扁其肄習之所曰後山或議之曰世有藏山之固者
不免爲南華仙所笑子之先君子於山已癖子又欲世
世專此山乎正道曰吾聞移山之夫智人笑其愚彼謂
吾之子孫無盡而山不加益何不可移之有吾味其言
安知笑者之非愚而移者之非智夫彼之山有形而移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一六
之也有事乎力猶且期之子子孫孫而必其可吾之山
無形而一毫無事乎力子子孫孫之世守之也夫何難
而不可哉况人子之於親也思其平生志意之所嗜所
樂而不敢忘吾視吾扁如見山焉吾視吾山如見親焉
此人子之心也又何譏議者語塞余適過而聞之聞而
嘉之子曰仁者樂山夫尚幹君非古所謂仁人與詩云
高山仰止子曰詩之姦仁如此夫正道非今所謂孝子
與於是正道肅容以謝而請識其語于壁

黎矩堂記

人之心無不同也目同視耳同聽口同嗜尊榮逸樂福

利富壽所同好也卑辱勞苦禍害貧夭所同惡也古之君子其所欲不敢以專於己其所不欲不敢以施於人者無它以人心之與己同也易之同人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夫以天下之大千萬人之心至不一也而吾之一心與之相通何也同其所同而已父而同子之心則慈子而同父之心則孝兄而同其弟弟而同其兄則友且恭同而視宗族宗族猶己也同而視媯戚媯戚猶己也同而視朋友鄉里朋友鄉里猶己也然父子兄弟至親也世之人或不能同者矣况它人乎此君子之所以貴乎絜矩也夫矩從而絜之長短同也衡而絜之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十七

廣狹同也清江聶君守愚各其堂曰絜矩余嘗至其家父子兄弟雖離如也於族無不睦於戚無不媯也於友無不任於里無不恤也不謂之實稱其名者與雖然絜矩大學終事也其始必有事焉乾離之合爲同人用離則明而不蔽是以能知彼之同乎此體乾則公而不私是以能推此以同乎彼學用離者格物致知學體乾者誠意正心是學也古之大學而非今之俗學也君淳厚謹飭人也父子兄弟俱有文而樂學余是以云然

必尊齋記

吾人壽世財祿皆由命之齊宮或謂之齋廬齋也者

固所以名其室也後人去其所謂宮所謂廬而專謂之齋於是又汎取美名以名其所謂齋者名愈循而義愈非然其意猶古者銘戶銘牖之意也是以君子亦無訾焉汙人張君仲默官淮南僦一室扁之曰必葺齋官既滿而去或仕或止遷徙不一隨所寓而謂之齋必葺之名亦因而不易也或訝之君曰吾所謂齋豈有所謂宮所謂廬者邪上裊下甃不資於陶巨楹小楹不資於匠塗墍不以土鍵錮不以金也吾所以葺又豈人之所得而知哉余聞而嘉之曰君之意勤矣今有一室於此每日必葺斯已爲勤而君之葺則未易也終食而違終食不葺矣須臾而離頃臾不葺矣人孰不欲葺是齋也求其善葺者千人萬人不一見也十世百世不一人也君其懋哉塵則拂之穢則畚之隙則堊之漏則禩之其甚也蠹者剔之朽者易之缺者完之傾者支之非徒爲是崇廣之容丹堊之飾以觀於外而欲人之稱其美也葺豈易能哉雖然必有其道室有人居則雖久常新一日無則毀敗立至君之齋所以未免勤勤於必葺者或以主之者出入之不常與徃來之靡定與苟定矣苟常矣不必葺而未常不葺也始之以必葺終之以不必葺上下圓方一吾齋也春秋冬夏四時之行以至於後天地

而無終始皆吾不必葺而未嘗不葺之時也夫如是豈足爲必葺齋之主矣然則君如之何曰葺之哉葺之哉立本堂記

蓋嘗觀高山巨林之木乎其直榦亭特而上遂者千層霄其橫枝蟠偃而旁走者隱千駟其密葉美蔭童童如重蓋渠渠如厦屋者可以蔽虧日月不以春夏雨露而增榮不以秋冬霜雪而損瘁何以能如是哉其本深且固也彼浮沙淺土水之所齧風之所搖其本懸寄孤露且顛且撥本既不立求其枝葉之盛如高山巨林所生不可得已人本乎親身與兄弟其枝也子子孫孫枝而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十九

葉者也厚於本者枝葉繁薄於本者枝葉單理則固然河北棗城董氏自龍虎衛上將軍起隴畝乘風雲致官勲開世業子孫日碩大蕃衍忠獻公兄弟內文外武出將入相赫赫爲一時名臣三傳至今御史中丞公尊卑長幼官居家居數十人人知董氏之盛其本有在矣龍虎公夙喪其父事母盡孝喪極哀祭盡敬一門三族雖睦如萬石君家子孫恪守之至于今不替此其立本者也天之昌董氏豈徒然哉論語次孝弟爲本章於開卷之首其言曰本立而道生董氏三世父子兄弟忠於君惠於民和於鄉遠近交游內外親戚無所不用其厚槩

自孝於其親始公昔爲侍衛指揮使居忠獻公交
政商公書神道碑因書立本二字名董氏之堂其後公
更作新堂昭揭所扁示子孫以無忘公之子孫朝夕斯
堂目斯扁也蓋亦悠然而思思吾祖宗以來爵之所以
隆祿之所以充門闕之所以穹族派之所以豐世世蒙
其餘休遺澤而無窮絜孰爲之本也夫如是祖宗家法
詎敢湏臾而忘哉譬之木然龍虎種楹之忠獻封培之
今公保護之公之子孫又從而灌溉滋溢焉其本愈深
愈固而枝葉愈茂愈久繇今三世至于十世百世猶一
日也本之立者如是夫余未獲登公之堂而樂爲之道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二十
將以爲世之厚於本者勸非但俾公之子孫不忘而已
也

崇仁縣招隱堂記

世有探萬化之原妙二氣之用超物表而遊方外者是
名仙人道士而其初也皆必深藏僻處菲食惡衣屏人
事絕世累而後能道家所謂宮觀旣或喧雜而不可以
居於是好事者往往別爲道堂道院以待其人而助其
道之成用意遠矣然王領非其人維持無其法久而不
廢者蓋希崇仁水北有招隱堂肇自宋南渡前紹興間
邑人大家趙氏好仙道而樂於飯其徒頂包膚衲手瓢

足屬而至者歲千百人蓋修斯堂以奉純陽真人之祠
居之者莫可詳已後有吳君集虛洒掃繕治有加無墮
吳已逝而難其繼未幾劉君天瑞寔來劉廬陵人得秘
方專醫目疾能使翳障如失瞽矇復見日月術旣神心
又有求藥者踵門如市自給杵然有餘貲乃議興造正
殿旁房內廡外門雲堂齋厨悉撤而新度其徒李及徒
孫凡二人爲道士命李往拜凌雲觀道士鄧爲師而其
孫又以李爲師買田五十畝以遺契券畀凌雲掌之俾
節量其出入蓋不私諸己惟欲其徒世守以傳之無窮
分畫畢因邑人陳德仁徵余文記其事將鐫諸石以示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一

二一

後余孔氏徒也於仙人道士事胡能究其微竊意世之
好之崇之者未必人人而知也其徒之學之修之者亦
未必人人而能也而昔之創斯堂今之守斯堂務維持
之以至於久是則可尚也顧余方出山而賓上國仙人
道士有招之歸隱者乎噫招隱一也淮南小山招隱者
以出太冲士衡招出者以隱余其一出而遂隱於斯也
尚能反小山之意嗣左陸之章爲招隱賦之

遠清堂記

香遠益清子周子所以說蓮也周子擬蓮於君子而狀
其德曰不染不妖白不蔓不枝曰中通外直香也者其

君子之德流風美韻之達於人者與一鄉一國薰之而
善良天下聞之而興起焉猶未也且有所謂流芳百世
賸馥丐人後者遠而益清蓋如此河北馬仲溫僑寓儀
真其居甯城城之北居之南大池方廣百步與城內外
溝水通舟可往來其間池中蓮萬本盛夏花開葉茂時
綯錯如錦南薰徐至香氣彌天作堂闕池以翁受之名
之曰遠清夫蓮有君子之德中通外直本也不枝不蔓
不妖不染餘也香遠益清餘之餘也昔之人託物以自
况後之人因物而尚友有其本斯有其餘矣中之通也
外之直也蓮之德此其本周子之學此其要也然則將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二二

何稽曰稽諸周子之書周子之書謂何曰靜虛而明通
動直而公溥也此聖學也而未易言也程公伯溫命二
子受學周子而竟得其傳今仲溫純謹長厚教其伯仲
二子亦將俾之學聖學其志可嘉已果能師周子於異
代而有得本者立於已餘者聞於人則遠而益清可以
同乎君子之蓮而世俗所稱謝庭之蘭燕山之桂其香
又何足羨哉

可山記

學士盧公書可山二字遺醫士王君廸容持以視予有
同觀者問曰可山何如余未應或曰山鎮屹不移君廸

之重厚似之故曰可山或曰君廸家江南環所居山嶠
舉明秀皆可人故曰可山余曰子所言者可山之名也
夫盧公之進君廸也果以其名乎抑以其實乎余所知
者可山之實也試爲子言之今年夏余自京師還至廣
陵初識君廸至儀真見所設藥肆稽其貌誠有所謂鎮
屹重厚者訊其鄉誠有所謂嶒峩明秀者雖然外也其
中所有不在是君廸遷江北垂二十年以醫走公卿大
夫間下及閭巷士庶人家不計遠邇不憚徃復不避
凍暵有求必赴窶者困者售善藥已其疾不責其報此
其心之仁也淮境多寓人五方風土殊氣質殊法不可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二三

一槩施君廸審虛實權重輕按古方酌今宜不盪毫髮
輒應手愈此其藝之精也自黃帝岐伯扁鵲仲景叔和
士安諸先覺之書與夫南北久新所述方論一一究詳
持脉別二十四狀參之以外候某臟腑某經絡有偏有
邪如燭照鏡鑑然此其學其識之到也凡君廸所有余
所知其實益如此而名不與焉子欲名之乎謂其可以
山可也謂其山之可亦可也莊生云惡乎可於可山
與非山與有山與無山與何所不可哉言未既容大喜
抵掌而笑曰善知可山莫如斯言請筆之將以驗于君
廸

復庵記

與物相亦相劇終身役役而不知所歸此漆園達士之所喚也李君謙甫仕於天下一統之初相諸侯相方伯職修事治清謹慈惠之聞孚於人當路將階而升之年甫五十遽老于儀真因宦游所歷而家焉城西南十五里結草爲庵各之曰復每歲春夏秋居宿其間視耕耘飲穫事勤則書倦則枕暇則賓友其壺觴徜徉花卉竹樹之側望江中航檣往來上下梭織交錯絡繹不絕江外群峯森聳蒼翠陰晴朝夕變化萬狀而巖立不改田夫野叟爭席欣欣然與之相忘蓋有晉淵明之風噫昔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二四

之人未嘗不欲仕而或止何也語云可以仕則仕彼往而不復者不計其可震蕩風波之航衝舐豺豹之叢驚悸喘汗而行不休考其終竟何成哉而其甚也父子兄弟潛然悽然相視而嘆追憶東門之犬華亭之鶴當是時雖欲復可得耶余惡乎而不善吾李君之善復也淵明少日爲州祭酒參鎮軍事旣而令邑幡然賦歸以行迷未遠自幸時亦艾而未耆也由世俗觀之似太早計而孰知士之高見遠識固未易爲常人道也舉世滔滔汨汨熙熙攘攘而見斯人其在周易不謂之獨復不遠復者乎噫古今人所值所志不皆一一同若吾李君

之復則於古人殆幾矣君河北安平人也或曰去官不復其土而僑寄它鄉復其未邪是不然後也者于其義不于其地迷于聲利權勢之途而能復者古今有幾惟隨所在而安者庶乎其能也必於懷居與迷而不復等爾而君豈爲是哉余嘗與友人元復初評所知曰安分而無伎平心而無愧子之婦翁與應曰然君謂翁也

滁州重修孔子廟記

滁州學正劉默言滁學在城東偏滁水經其南宋季年安撫金之才修州城修官廨修諸神祠亦新孔子廟其時滁邇邊界日有徵備於多事之際興百役不數月俱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一

二五

告成率苟簡取具距今才四十年餘已敗壞不可支奉訓大夫徐侯守是州潔己愛人爲政期年民懷其勲士服其善視廟屋不修禮器不中慶與同列議更之一日謁廟畢慨然曰滁州古名郡前守多名賢以文教治民治民之本盖自吾夫子出天朝崇道興學以昭化原今廟貌如是凡我政人與爾學子安乎聞者感奮輸貲效力以先市良材命良工撤其舊而改作侯親勸率之經始於癸卯之夏落成於甲辰之秋廟四阿崇六仞有二尺南北五莖東西五莖有竒兩廡崇三仞有五寸東十有七楹其修十莖西亦如之門之崇如廡深尋有四尺

廣五彝有一尺東中西凡六扉列二十餘戟東塾之室
三西塾之室三外三門之楹六祭器以梓以陶古制也
大尊山尊著尊朋參之爲壺尊犧與壺鈞象倍犧之數
爵二十有九俎五十有四籩豆以十計盥盥以三計皆
八壘洗各二筐七爵有坫籩尊有幕壘及酌尊有勺諸
用物稱是皆默所職掌而得免於瘵曠繫侯之賜請記
其事俾後有考期有嗣而修之者也澄觀今之蒞政者
非昏墨以遂私圖則苟偷以逭公責夫孰知治之當務
其知者不過精謹獄訟簿書間以爲能夫孰知治之有
本哉徐侯治政可稱而知士學爲重知聖道爲尊知天
朝敦教勵俗之意不可不承宣也可謂知治之本矣侯
之民滁之士其亦知學之本乎記誦以矜其贍辭章以
衒其艷末也必也處內處外而有孝慈恭遜廉耻忠信
之行明於人倫日用之著通於天道物理之微審於公
私義利之幾存其仁義禮智之心檢其血氣筋骸之身
其靜也中其動也和周於國家天下之務無施而不當
退則有志有守進則有猷有爲庶乎其可也若夫日講
聖師之書而不真知不實踐於是數者無一焉則亦剽
竊訓詁涉獵文義而已爾與彼記誦祠章之末何以異
而豈侯之所望於滁之士者哉侯名君慶許人世有令

聞默衛人習四書朱氏之說其傳有自非以記誦祠章
爲學者也滁下州不設教授官而以學正行教授事

麓泉記

麓者山之足泉者水之原盱之山自西來包山以爲城
城內有井其冽而寒名曰西麓泉醫士余明可家其側
翰林學士程公爲書麓泉二字扁其藥室吾聞醫家以
水喻人身之脉穴所注之海爲合所流之川爲經竇者
爲俞溢者爲榮而初出之泉爲井易於井乃不以其泉
之初出者而以其汲而上達者故取木上有水之象坎
不言水而言泉惟蒙爲然蒙坎水在艮山之下其象曰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一

二七

山下出泉麓泉者其蒙之象乎明可初工小兒醫其後
徧通諸科人之童蒙猶山麓初出之泉混混乎欲盈而
未盈也涓涓乎欲流而未流也汨之則清者渾濁之則
通者塞養之導之有其方而後可君子觀之以果行育
德育德者養之之方與果行者導之之方與坎之中蒙
之泉也繫易者遂以坎中爻爲治蒙之主何哉中以上
則過中以下則不及彼童稚之質精神未完血氣未定
易虛而易實易熱而易寒治之稍過稍不及俱失其宜
善乎周子說蒙之義曰慎哉惟時中此論學也而可以
喻醫醫之道祖三皇三皇三易之所從始也醫家素問

難經徃徃與易冥契明可之醫無不精而童蒙未能言
其病治之爲尤難吾將進之於易詳於蒙而畧於井者
欲其於蒙之醫也致謹焉明可名登孫今爲建昌路醫
學正

怡怡堂記

父之慈子之孝兄弟之雖睦温然融爲一家之春是蓋
天地生生之德兩間太和之氣貫徹於人心而流行不
能自己者人孰無是心哉而世之兄弟有不相能者何
邪夫其初一人之身也生而各有形骸則已有分矣肌
體日長血氣日盛而私日隔混然無間之心日泯日忘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二八

及乎異姓之婦日昵同門之產日蕃各妻其妻各子其
子各私飲食衣服之給各私田宅寶貨之遺於是乎勝
心萌焉爭心乘焉忌心汨焉妬心滋焉漠然相視如路
人狼然相怨如寇讎闕于牆訟于官傷風敗俗靡所不
極豈復知其爲一人之身哉世教衰民行殄可哀也已
大學進士胡君景賢甫兄弟友爱甚篤弟沒無嗣以其
子後之廬陵城中有五世百五十年之居名堂曰怡怡
其意若曰昔者吾兄弟相好如此也今雖欲復如昔而
不可得自今以往吾之子子孫孫兄弟具在思吾今日
不可復得之悲則其所以怡怡者當何如也或謂怡怡

之教夫子特以藥子路之偏是不然夫兄弟固有嚴敬
相處之時固有諫誨相成之事而雖睦友愛之意未嘗
不流行於其間是則所謂怡怡者也故凡兄弟患不怡
怡爾豈患怡怡而過也哉棠隸之六章曰償爾邁豆飲
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七章曰妻子好合如鼓瑟
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周公寫怡怡之情懇惻諄切胡
氏子孫欲無忝於先訓其尙三復周公之詩

松巖記

江西上游之地饒材吉據其會匪直山林之木然也木
之材松上上而產於巖者尤堅勁崔國良吉材士以松
吳文王公集

卷之二一

二九

巖自命非以上上之材自擬與吾鄉工師掄材栝最貴
而杉次之桐梓亦貴櫛若樟又其次而松不與以其不
得與也於是乎松之所在工師弗迹而凡風霆所折樵
牧所推僵死於山委棄於途漂沒於水腐爛於泥沙會
莫顧有顧者爨者斧之而爲薪冶者燎之爲炭以上上
之材充下下之用而松豈自知其然哉古書往往稱松
栝不以栝先松也而杉之號不顯今也不先者先不顯
者顯而先者顯者退然不齒於中材之列幾與樗櫟散
木同何其厄也吾嘗游中州矣官室棺槨皆以松而松
之材不易得松之貴也如是而江以南目爲下材以此

蟬所喜攻也然則松之賤於江南也材之罪與處非其地爾轉而致之北則尺寸靡不中用松也爲棟爲梁爲禱傍被丹漆黝堊燁然爲世所貴栢也杉也惡得而掩其美哉雖然吾見斤鋸日相尋而不已雖欲壽其雨露冰霜之身於巖下可得耶今而僻處江之南以不中用見斥欣欣焉童童焉春煦熙陽夏嘯清風秋映明月冬傲急雪貫四時而不改其青青行者得而休立者得而倚坐者卧者可以蔭而遊者觀者可以玩也此非松之最可貴者乎而何以用爲國良登進士第未及仕而爲庶今老矣晁俛就祿於學此松之未離乎巖也噫國良

吳文正公集

卷之二

三十

其以楚材適晉而處杉栢之上乎抑老於江南而

巖千歲之壽松乎請擇於斯

章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一終

07218

